#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六

## 序四

### 重刻河東先生集序

柳氏望出河東仲塗先生宰相之系刻厲於學欲追逐韓文公而上之以造於聖賢之域雖未郎聖賢亦聖賢之徒也其集稱河東先生與子厚先後同名河東非兩公所專而若有非兩公莫屬者宰相雖榮寵一時而易世以後齷齪無稱甚或爲世詬病故知富貴之有盡不若文章之長留矣顧子厚集自宋時注釋者已有五百家訖今家有其

錢大昕印 潛研堂 嘉興府學圖書館

書而仲塗僅有傳鈔本又多魚豕之譌近推吳中何義門學士手校本而見之者尠蘭谿柳君渥川得浦江戴氏鈔本因令其子書旂精校付諸剞劂既成屬予序其端先生立言之旨盧抱經前輩序言之詳矣予讀集中述其父少監之訓曰載金連車不如教子讀書又述叔父戶曹之訓曰不耘不耨良苗不秀不鍛不鍊良金不辨欲謀其始先謀其終終若不凶始乃有功乃知先生雖天才俊爽迴軼儕輩亦由得力於庭訓者深也渥川故元待制文肅公之裔孫敦行植品以亢其宗而書旂窮經績學克成厥志古文君家事也當有抗志希古趾美前人者吾於蘭谿之柳

卜之矣

## 重刻孫明復小集序

宋孫明復先生小集雜文十八篇詩三篇泰安聶君鈫手鈔藏於笥者有年懼其久而湮沒也乃謀付梓以廣其傳詒書京師乞予誌其刻之歲月案歐公誌先生墓稱公病時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就其家得書十有五篇藏於祕閣宋史則云得書十五萬言予謂先生立言主乎明道非若文人以繁富相矜史家得於傳聞不若歐志之可據此本有十八篇殆後人別有所據附入之耳當宋盛時談經者墨守注疏有記誦而無心得有志之士若歐陽氏二蘇氏

王氏二程氏各出新意解經斬以矯學究專已守殘之陋而先生實倡之觀其上范天章書欲召天下鴻儒碩老識見出王韓左穀公杜何毛范鄭孔之右者重爲注解俾六經廓然瑩然如揭日月以復虞夏商周之治其意氣可謂壯哉元明以來學者空談名理不復從事訓詁制度象數張口茫如則又以能習注疏者爲通儒矣夫訓詁名理二者不可得兼然能爲於舉世不爲之日者其人必豪傑之士也予故因讀先生文而記之

## 蘇詩合注序

注東坡詩者無慮百數家今行於世者唯永嘉王氏吳興

施氏及近時海寧查氏本王注分類經後人刪幷然流傳
最久施注世無完本宋牧仲尚書屬幕客補足刊於吳中
頗嘗王氏之謬而於施注多所芟改殊失古人面目查氏
依施本補其未備後來校刊悉去施注學者又以兩讀爲
病此大鴻臚馮星實先生合注之所由作也先生博極羣
書與古爲徒沈酣於東坡詩者有年精思所感形於夢寐
又得宋槧五家注元槧王狀元集百家注舊本稽其同異
而辨證之於宋代掌故人物則采李仁父長編及各家文
集諸道石刻一一增益斯又足裨前人之闕漏而爲論世
之助者也頃先生以侍親辭榮歸里書成之日予得受而

讀之循環三四味之彌旨竊謂王本長於徵引故實施本長於臧否人倫查本詳於攷證地理先生則棄三家之長而於古典之沿譌者正之唱酬之失攷者補之輿圖之名同實異者覈之以及友朋商榷之言亦必標舉姓氏其虛懷集益又如此若夫編年卷第一遵查本其編次失當者隨條辨正而不易其舊則先生之慎也立言愈慎攷古愈精披沙而金始露鑿石而泉益清是書出而讀蘇詩者可以得所折衷矣昔范至能與陸務觀談及注蘇詩陸舉九重新埽舊巢痕遂知叔孫于已致晉諸生句極言注之不易謂必皆能知作者之意然後無憾厥後務觀序施注詩

雖稱其用功深歷歲久而終之日亦幾可以無憾幾之云者意若猶有未滿焉如先生之博聞强識重之以知人論世之學使務觀見之其必快然無遺憾也夫

黃崑圃先生文集序

詹事府詹事加侍郎銜黃公崑圃以文學政事受知三朝敭歷中外當代推爲鉅儒四方識與不識皆曰北平黃先生而不以官稱之京師首善地人士蔚起列官朝省者無慮數十百輩然相與語稱北平不問知其爲公今距公沒十五六年承公之言論風采者漸少而思慕歎美如出一口葢公之文行如元氣入人肝脾久而不能忘也初

新城王文簡公詩文爲海內宗師公弱冠登進士實出文
簡之門一脈相承遠有代序四方寒畯持行卷來謁者雖
一篇一句之工必加奬賞傳播公卿閒雍正癸卯典江南
鄉試得士百二十九人儒林文苑名臣多出其中若潘敏
惠思榘胡恪靖寶瑔陳司業祖范任宗丞啟運張詹事鵬
翀徐檢討文靖其尤著者論者以爲江左設科以來罕有
其匹平生以造就人才扶植善類爲己任嘗曰善人國之
紀也吾樂與善人交此吾所以報國也竊嘗論
本朝開國以來以文章致位通顯者多矣至於主持騷雅
宏長風流爲海內所共推者則前有新城後有北平新城

年七十入賦詩有得第重逢辛卯歲之句欲與新郎君序
老少同年乃未及期而卽世公以康熙辛未登上第更六
十年復遇臚傳招新科進士敘同年燕集里第
天子聞之
優詔獎異此又新城所願望而不得者烏呼天之於公可
謂厚矣公所撰述甚富多板行於世唯詩文未及手定間
有散佚公之長子漕運總督兵部尚書雲門先生裒輯而
編次之屬予讎校且命序其端自唯後生末學何足以窺
公之藩籬猶憶壬申歲入都會拜公於里第公所以獎而
期之者甚厚及備官詞林得執後進之禮尚書官太常時

予在記注右史恆以公事追隨
殿廷公之孫符祿又予分校禮闈所得士也俯仰二十年
辱有三世之舊承尙書命得挂名公集以附不朽有厚幸
焉

## 味經窩類稾序

太子太保大司寇錫山秦公以通經砥行爲東南多士倡洎登巍科陟上卿以夙昔經術發爲經濟移孝作忠爲當代名臣公退之暇手訂五禮通攷數千萬言剞劂告成旣乃取平日所爲文分類編次爲若干卷名之曰味經窩類稾味經窩者公少時讀書之室名也錫山自高顧諸君子

講學東林遺風未墜尊甫給諫公潛心性理學養尤邃公
耳擩目染聞道最早顧不欲居講學之名乃與同志三四
人爲讀經之會每旬有餘日則一會於所謂味經窩者會
則出其所得而商搉之嘗曰先聖之藴具於六經舍六經
安有學哉及其出而爲文光明洞達浩乎沛乎一如其意
之所欲言而止譬之堂堂之陳正正之旗所向無敵而不
爲佻巧詭遇之計葢嘗受而讀之詩賦章奏序記論說無
體不備而說經之文居其大半昔人稱昌黎以六經之文
爲諸儒倡今公之文非六經之法言不陳非六經之疑義
不决折衷百家有功後學所謂吐詞爲經而蘄至於古之

立言者唯公有焉嘗慨秦漢以下經與道分文又與經分史家至區道學儒林文苑而三之夫道之顯者謂之文六經子史皆至文也後世傳文苑徒取工於詞翰者列之而或不加察輒嗤文章爲小技以爲壯夫不爲是恥鞶帨之繡而忘布帛之利天下執穜稑之細而訾菽粟之活萬世也公之學求道於經以經爲文當世推之曰通儒曰實學不敢厪以文士目公而其文亦遂卓然必傳於後世此之謂能立言者昌黎不云乎言浮物也物之浮者罕能自立而古人以立言爲不朽之一葢必有植乎根柢而爲言之先者矣草木之華朝榮而夕萎蒲葦之質春生而秋槁惡

識所謂立哉予自官京師以年家子從公游公以其不爲世俗之學也而亟稱之丁丑戊寅之間館公邸第因得稍窺公得力所自茲承公命論次其文集謹取所聞於公者而書之卷末若其筆力之馳驟體格之簡嚴波瀾之浩瀚覽者當自識之故不復贅云

## 紀曉嵐烏魯木齊雜詩序

同年紀學士曉嵐自塞上還予往候握手敘契闊外即出所作烏魯木齊雜詩見示讀之聲調流美出入三唐而敘次風土人物歷歷可見無鬱轖愁苦之音而有春容渾脫之趣間又語予嘗見哈拉火卓石壁有古火州字甚壯偉

不題年月火州之名始於唐此刻必在唐以後宋金及明疆理不能到此當是元人所刻予以元史亦都護傳及虞文靖所撰高昌王世勳碑證之則火州在元時實畏吾兒部之分地益證君攷古之精核獨怪元之盛時畏吾人仕於中朝者最多若廉善甫父子貫酸齋偰玉立兄弟並以文學稱而於本國風土未能見諸紀述使後世有所攷稽何與將徙居內地而忘其故俗與抑登高能賦自古固難其人與

今天子神聖威武自西域底平以來築城置吏引渠屯田十餘年間生聚豐衍而烏魯木齊又天山以北一都會也

讀是詩倘見
大朝威德所被俾邈疏沙礫之塲盡爲耕鑿絃誦之地而
又得之目擊異乎傳聞影響之談宅日采風謠志輿地者
將於斯乎徵信夫豈與尋常牽綴土風者同日而道哉

## 省菴先生詩集序

昔孟子之言尚友也由一鄉一國而進之以至於天下之
善士猶以爲未足而友古之人其識見襟懷卓然非尋常
所及矣雖然嘗試論之天下之善士非能離一國一鄉而
立於獨者也幸而在吾鄉則一鄉得而私之也由今而視
古則尊之曰古古之人其在於古則亦天下之善士也古人

亦必有所居之鄉則其鄉亦得而私之也嘉定瀕海小邑無名山大川之勝其在赤縣神州中厘如太倉之稊米且建縣於南宋宋元以前未有文人學士故家流風之遺也士大夫多循謹朴魯仕宦無登要路者然自明嘉隆間海隅徐氏及唐婁程李嚴諸君敦尚古學其後黃忠節公文章氣節照映千古

國朝則菊隱樸邨松坪南華諸老或湛深經術或樹幟詞壇邑雖僻小其名猶著於海內則以鄉之多善士焉予生晚不及見諸先輩西莊長子六歲而學成最早予得聞其緒論稍知古學之門徑習菴少於予三歲而辯悟通達勝

予數倍兩君者天下之善士也置之古人中無不及焉而在吾鄉吾皆得而友之既而先後通籍徧交海內名流閱歷四十餘年而屈指素心無如吾兩君者不獨頌讀其詩書幷親炙其性情學問古來稱齊名者李杜元白韓孟皮陸俱非同在一鄉而兩君乃近得之望衡對宇之際此生平第一快事也習菴於學無所不通而於詩尤妙絕一世每分韻聯句同人皆爭奇鬬巧自詡絕出及見習菴作咸退避無間言古風近體流播人間海外異域多有傳其稾者而全集未傳於世歲丁未習菴卒於粵東官廨其子臣㬎扶櫬自南還寢門卒哭之後詢其遺文頗有散失搜訪

而次弟之得若干卷追念曩昔之樂益增今日之悲垂老索居文章蕪陋并書一通以寄西莊諒與我同一墮淚也

## 李南澗詩集序

予不喜作詩尤不喜序人之詩以爲詩者志也非意所欲言而强而爲之妄也不知其人志趣所在而强爲之辭費也韓子之言曰物不得其平則鳴吾謂鳴者出於天性之自然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鳴之善者非有所不平也鳥何不平於春蟲何不平於秋世之悻悻然怒戚戚然憂者未必其能鳴也歐陽子之言曰詩非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吾謂詩之最工者周文公召康公尹吉甫衛武公皆未嘗

窮晉之陶淵明窮矣而詩不常自言其窮乃其所以愈工也若乃前導入騶而稱放廢家累巨萬而歎窶貧舍已之富貴不言翻託於窮者之詞無論不工雖工奚益予持此論久矣其後交李子南澗乃不相謀而相合焉南澗之性情與予略相似予好聚書而南澗鈔書之多過於予予好金石文而南澗訪碑之勤過於予予好友朋而南澗氣誼之篤過於予予好著述而南澗詩文之富過於予世俗以鄉會試所得士與試官相稱爲師弟特以名奉之而吾兩人乃以臭味相合方其在京華每一日不相見輒鄖然若失不知其何以然也南澗既以磊落英偉之文登進士第

乃捧檄瘴癘之鄉舟車奔走日不暇給而詩益奇而工殁後其仲弟以遺稿示予官爲一集蓋仿王筠之例讀之似近而遠似質而雅似淺而深中有所得而不徇乎流俗之嗜好此非有不平而鳴者也此不言窮而工者也此眞合乎古詩人之性情而必傳之詩也予不辭而序之者蓋深知夫人之志趣而非强爲之辭也

## 甌北集序

昔嚴滄浪之論詩謂詩有別材非關乎學詩有別趣匪關乎理而秀水朱氏譏之云詩篇雖小技其原本經史必也萬卷儲始足供驅使二家之論幾乎枘鑿不相入予謂皆

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滄浪比詩於禪沾沾於流派較
其異同詩家門戶之別實啟於此究其所謂別材別趣者
只是依牆傍壁初非真性情所寓而轉蹈於空疎不學之
習一篇一聯時復斐然及取其全集讀之則索然盡矣秀
水謂詩必原本經史固合於子美讀書萬卷下筆有神之
旨然使無真材逸趣以驅使之則藻采雖繁臭味不屬又
何以解祭魚點鬼疥駱駝掉書袋之誚乎夫唯有絕人之
才有過人之趣有兼人之學乃能奄有古人之長而不襲
古人之貌然後可以卓然自成為一大家今於耘菘先生
見之矣耘菘天才超特於書無所不窺而尤好吟詠早年

登薇垣直樞禁游翰苑應制賡和頌刻數千言當宁已有才子之目及乎出守邊郡從軍滇徼觀察黔西簿書填委日不暇給而所作益奇而工歸田十數年模山範水感舊懷人之詞又日出而未有艾也最耘菘所涉之境凡三變而每涉一境卽有一境之詩以副之如化工之賦艸木千名萬狀雖寒暑異候南北殊方枝葉無一相肖要無一枝一葉不栩栩然含生趣者此所以非漢魏非齊梁非唐非宋而獨成爲耘菘之詩也或者以耘菘老於文學在京朝循資平進卽可升秩槐棘且在方面有循良聲不久當膺開府之寄乃退而以詩自名疑若未展所抱者

予謂古人論三不朽以立言居立功之次然功之立必馮藉乎外來之富貴無所藉而自立者德之外唯言耳姚宋郭李諸公非身都將相則一田舍翁耳吾未見言之次於功也書有一卷傳亦抵公卿貴耘菘嘗自道之矣知難而退從吾所好耘菘蓋自知其材其趣其學之足傳而不欲兼取以託於老子之知止焉爾試質之耘菘其以吾言爲然乎否

## 炙硯集序

五倫之中朋友居其一士方伏處鄉里以朋友親兄弟其親疏若大不侔矣一旦辭家而仕於朝與賢士大夫游或

接武於公廷或相訪於寓邸出或同車居則促膝收直諒之益極談讌之歡經年累月無間寒暑思尋家庭長枕大被之樂翻不可得故嘗謂朋友之樂唯京朝官所得爲多夫扶輿之秀鬱積而生奇士求友者或數十里百千里始得一人然且出處異地術業各方聞名而未及見者比比也獨京都爲賢士大夫所會歸幸際承平野無伐檀之詠同聲相應無異挹水於河取火於燧也科目之設士以登進士爲至榮而所謂同年者雁行而升比於異姓骨肉公務之暇披衣相從固所常有而或以諧謔博弈雜之樂佚游而忨歲月則君子不取焉炙硯集者習菴先生與其同

年友爲銷寒會相與驩和之作也其會旬日而一舉會必有詩或分題或拈韻始庚寅訖癸巳得詩若干篇予受而讀之賦物之作清新而瀏亮詠古之作磊落而激昂疊韻之作排奡而妥帖譬之宮商合奏絲竹齊鳴渢渢乎有中和之音而無嫥壹之調詩不云乎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燕朋友故舊之歌也而太史編之以爲雅音倘所謂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者邪唐時詩人唱和篇什最富者莫如元白二公二公同登貞元進士第微之詩所云昔歲俱充賦同年遇有司者也今習菴之詩爲朝野推重不減香山廣大敎

化之目而一時唱酬諸公異曲同工視元和長慶之彥有過之無不及然則此集之刻其傳誦人口而流播雞林無疑矣

## 春星草堂詩集序

昔人言史有三長愚謂詩亦有四長曰才曰學曰識曰情放筆千言揮灑自如詩之才也含經咀史無一字無來歷詩之學也轉益多師滌淫哇而遠鄙俗詩之識也境往神留語近意深詩之情也方其人心有感天籟自鳴雖村謠里諺非無一篇一句之可傳而不登大雅之堂者無學識以濟之也亦有胷羅萬卷釆色富贍而外強中乾讀未終

篇索然意盡者無情以宰之也有才而無情不可謂之眞才有才情而無學識不可謂之大才尙稽千古兼斯四者代難其人竹初先生負絶異之姿而生長名門目濡耳染自相師友十齡能賦弱冠成名才子之稱播在人口固已凌鮑謝而軼溫李矣然而文章雖貴遇合偏艱孝廉之船往而輒返中書之省過而不留南北奔波舟車轣轆逆旅非無知己當場難索解人重以骨肉摧傷心腸鬱結意有所觸宣之於聲而詩格益奇洎乎牽絲東浙簿書訟牒旁午紛糾幾於日不暇給而先生從容應之非徒不廢嘯歌而且益多而工然後知文章無妨於政事彼以一行作吏

此事便廢爲辭者雖不作吏亦未必工也乙巳夏大昕來鄞先生出詩稿見示讀之思深而力厚格高而氣和得古人之性情而不襲其面目兼古人之門徑而不局於方隅此眞才人也此大才人也兼詩家之四長而無復遺憾先生於此不凡矣爰書數語於簡端

## 張鶴泉文集序

予拙而嬾不善譽人詩文在京華日嘗爲同歲生序其詩其人得之心弗喜也湘潭張君鶴泉以古文名與予向未識面不知何從見予文而喜之前歲屬唐陶山明府乞予序其集予以未見集不敢虛譽辭去冬鶴泉又介陶山寄

示各體文二冊讀之始信其工而欲序之老嬾久未屬草今春陶山書來云鶴泉死矣臨沒猶以不見先生序爲憾嗚呼鶴泉以垂莫之年相距三千里外猶拳拳於予斯眞文壇之知己也而不得及其存而歸之予負鶴泉多矣夫文之聲價本不待序而重昌黎之文序於李漢漢豈能重昌黎者柳州之文序於劉夢得夢得與子厚同患難交最密然夢得文格不如子厚且二子之序皆在身後未知果有當於昌黎柳州之意與否鶴泉以韓柳爲師視近代尟當意者而乃有取於予之言予方欲就鶴泉決其當否而竟不及待僅得比於劉夢得李漢之例予負鶴泉多矣鶴

泉起家進士初宰順天之房山繼宰甘肅之寧夏與華亭皆鎮靜和易異於俗吏操切武健之爲公暇輒手一編輿馬小休文已脫稿歸田後所得益深讀其文品格峻潔議論淵醇直抒所見而不戾於聖賢立教之旨昌黎言不苟爲炳炳烺烺柳州言參之太史以著其潔鶴泉蓋兼而有之今鶴泉已矣知鶴泉者莫如陶山序成質之陶山其以予言爲有當否邪

## 半樹齋文稿序

別於科舉之文而謂之古文蓋昉於韓退之而宋以來因之夫文豈有古今之殊哉科舉之文志在利祿徇世俗所

好而爲之而性情不屬焉非不點竄堯典塗改周詩如翦綵之花五色具備索然無生意詞雖古猶今也唯讀書談道之士以經史爲菑畬以義理爲溉灌胷次灑然天機浩然有不能已於言者而後假於筆以傳多或千言少或寸幅其言不越日用之恒其理不違聖賢之旨詞雖今猶古也文之古不古於襲古人之面目而古於得古人之性情性情之不古若徵獨貌爲秦漢者非古文卽貌爲歐曾亦非古文也退之云唯古於詞必已出卽果由已出矣而輕佻佚遏自詭於名教之外陽五古賢人今豈有傳其片語者乎余持此論久矣試以語人多有怒於言色者獨戈子

小蓮聞而悅之小蓮負儁異之才多愁善病日以詩酒自娛而尤好古文所作皆直抒胷臆卓然有得而脫去俚俗浮豔之習其爲人也孝於親篤於朋友以古人爲師而無慕乎榮利故其下筆勁健立論醇正得古人之神韻而不爲苟作使爲之不已其嶄至於古人無疑也加其膏而希其光古人豈遠乎哉

吳香巖十國宮詞序

宮詞之體剙於唐而宋以後承之龍標青蓮懷恩寫怨近於騷者也王建紀述遜事近於史者也厥後花蕊夫人王珪宋徽宗各有宮詞以及楊允孚之灤京雜詠張昱之輦

下曲皆彷王建之例取材博贍往往可補舊史之缺非特供詞人談助而已也五季之世羣雄割據列爲國者凡十歐史紀載既略其軼時見於野乘詩話諸家文集而文人津逮者少未有託諸吟咏者予友吳君香巖博聞强記尤工於韻語曩歲偕王易圃諸雪堂汪少山王鶴谿王耿仲及予家溉亭等分賦宮詞各十二首業流布人口而香巖又舉九國而盡賦之共得一百二十首并以所采書籍分注其下其詩清新婉麗絕去堆垜既不悖於騷人之旨而注中攷證異同辨論精審洵足爲薛歐之功臣劉吳之益友者也今少山鶴谿溉亭先後奄逝遺稿頗多散失而香

巖詩格益高鄉邦賴以提唱此集雖嘗鼎一臠然生平汲古之功亦可窺其梗槩因慫恿先刻以公同好云

畹香樓詩序

維揚汪孝廉劒潭力學嗜古而尤工於詩比來京師不數月而詩名隱然出諸老宿之右詢其師承所自則曰某不幸孤露吾母授以經書俾稍有成立吾母性好吟詠閒示以詩法因得猶窺作者之旨一日出其母夫人畹香樓詩稿相示神韻淵澈無綺靡卑弱之調劒潭天才固超逸然非得諸內教安能成之早而詣之深若此竊觀古今巾幗之秀垂名竹帛者未易僂指數要其歸有兩端或以才執

擅名或以節義見重春華秋實兼之者葢鮮雖然松柏介如其獨立其黛色蒼皮自秀於凡木也圭璋皭然而不滓其浮筠旁達自異於它石也三家郵叟目不識一丁食味別聲而外了無所長雖無纓紱之累豈得遽以隱逸許之哉夫人幼習詩禮及喪所天撫孤全節備歷人間坎坷終能教其子爲名下士貞狿雅操已足貽我管彤而詩格之工又能駕若蘭令嫻而上之豈非兼古人之所難者乎

滌硯圖題詠序

昔人稱兩手不能持三硯以諷士之不知足者然東坡作鳳咮硯銘嘲龍尾爲牛後既從歙人求龍尾弗得復作詩

爲解嘲文人好硯例有奇癖寓意所在多而不猒濟嶠元凱其癖雖均要之優劣終有辨矣吳君岑渚善行楷嗜金石刻家藏古硯最富尤所愛者趙凡夫半硯也令畫師貌已爲滌硯像一時名流題詠殆徧將彙而刻之請予題其卷端予嘗論硯之病在滑而燥墨之病在枯而澀滑而燥由於質之不舊枯而澀由於出之不新故藏硯如讀書試墨如作文巙邨之材陳於市者盈百千而好古者獨拳拳於寒山之片石及乎意有所到偶然欲書則必手滌而試墨焉濡隔宿之瀋者必非佳書拾前人之唾者必無佳文岑渚以滌硯寫圖殆深有悟於作文之旨如僅以硯癖目

之猶淺之乎視岑渚矣

鄭康成年譜序

讀古人之書必知其人而論其世則年譜要矣年譜之學昉於宋世唐賢杜韓柳白諸譜皆宋人追述之也經術莫盛於漢北海鄭君兼通六蓺集諸家之大成刪裁繁蕪刊改漏失俾百世窮經之士有所折衷厥功偉矣而後人未有譜其年者庸非鈌事乎海鹽陳君仲魚始據本傳參以羣書排次事實繫以年月粲然有條咸可徵信洵有功於先哲者矣予嘗讀戒子書云公車再召比牒并名早爲宰相殆指荀慈明而言慈明委蛇台司未有匡時之效良家

雖曲爲申釋視北海之確乎不拔者相去遠矣有濟世之略而審時藏器合於無道則隱之正此大儒出處所由異乎逸民者流與予因敘此譜而推及之

## 歸震川先生年譜序

年譜一家昉於宋唐人集有年譜者皆宋人爲之留元剛之於顏魯公洪興祖方崧卿之於韓文公李璜何友諒之於白文公耿秉之於李衛公是也震川歸先生之文近代之韓歐陽也韓歐陽有年譜而先生闕焉是非後進之責與

國初汪堯峯編修嘗譜之而後世不傳安亭孫君守中生

於先生講學之鄉擩染敎澤誦先生之文因論次先生遺事譜其年月甲乙分明皆可徵信古人以立言爲不朽之一先生沒於隆慶辛未距今二百一十有七載矣讀斯譜而如睹先生之須眉言論宛然登畏壘之亭而雝容揖讓於其間彼道家所謂長生鍊形者世且莫能舉其姓名吾惡知其軀散果安在哉然則立言如先生者雖謂之長生可也

## 鉅野姚氏族譜序

鉅野姚氏其先世自金末由陝州東徙越三世而有昆弟兩人各生三子支葉日以蕃衍稱前三門後三門猶李之

東西南祖裴之東西中眷也宋曾之間人家多樹白楊於
墓率五六十歲而枯獨姚氏祖墓白楊根柯堅砢若蛟虬
若鐵石皆五六百年物識者以爲世德之祥自明迄今科
第簪纓相承不絕聚族而居丁口至數千計遂爲州郡衣
冠之望半塘明府以名進士莅吾縣閱三載潔已而練於
事案無留牘百務修舉乃以暇日編次族譜既成屬予序
之予唯譜系之學史學也周官小史奠繫世辨昭穆漢初
有世本一書班史入之春秋家亦史之流別也裴松之之
注三國史劉孝標之注世說李善之注文選往往采取譜
牒魏晉六朝之世仕宦尚門閥百家之譜悉上吏部故譜

學尤重歐公修唐書立宰相世系表固史家之剏例亦由其時製譜者皆通達古今明習掌故之彥直而不汙信而有徵故一家之書與國史相表裏焉宋元以後私家之譜不登於朝於是支離傅會紛紜踳駮私造官階倒置年代遙遙華胄徒爲有識者噴飯之助矣半塘今之習於史者也其所述譜雖因前人之舊而正其譌補其闕不虛美不詞費洵得古史之義法而非苟焉以作者夫譜牒雖史之緒餘然非讀全史者不能作猶之民社雖讀書人優爲之謂公輔器而屈于百里者非眞公輔器也人浮於地而地益宜才餘於事而事益辦觀半塘之譜如觀半塘之政已

吳興閔氏家乘序

吳興多望門世族而閔氏爲大閔氏之譜剏於明宮保尚書莊懿公厥後枝葉緐衍門才鼎盛自明成化迄今三百年來增修者凡九次而條例益詳中丞峙庭先生以文學起家敭歷中外爲國藎臣而於敦本睦族尤拳拳焉乾隆乙未莅江藩時首任刊修彭芝庭尚書旣序而傳之矣閱今又二十年正當增修之期而先生方解組退閒復增而葺之郵書令大昕爲之序嘗謂古人譜牒之學與國史相表裏世本一書班志入之春秋家後代志藝文者以譜牒入史類猶此意也魏晉六朝取士專尚門第由是百家之

譜皆上吏部唐貞觀顯慶間再奉敕撰氏族志歐史因之有宰相世系之表又美唐諸臣能修其家法當時之重譜牒如此自宋以後私家之譜不登於朝而詐冒譌舛幾於不可究詰獨歐陽蘇氏二家之譜義例謹嚴爲後世矜式葢譜以義法重尤以人重後世重二家之譜亦以其道德文章足爲譜增重耳先生今代之歐蘇也而譜尤得緐簡之中嘗取而讀之竊謂蘇氏出於味道其子留眉者是爲始遷之祖乃以親盡而不及可乎茲譜溯源於始遷將仕府君是義例勝於蘇也歐譜有存其世而亾其名者茲則自始遷再傳而下其名具在是詳備勝於歐陽也先生通

顯四十餘年以淸白遺子孫不言躬行如漢萬石家歐公所謂修其家法者殆無愧焉閔族指數千先生以鉅人長德爲之倡俾先賢孝友之風復見於今日斯亦大臣施于有政之一端也夫

## 平江袁氏家譜序

袁氏出於陳其後別爲陳郡汝南彭城三望最其名位之顯者後漢三公六人劉宋司徒一人梁司空一人陳僕射二人唐宰相三人宋執政二人而淑粲致命宋代昂憲著節梁陳風義卓然不徒以蟬冕爲重唐蘇州刺史誼嘗曰門戶者歷世名節爲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東人尚昏媾

求祿利至見危授命則無人焉何足尚邪葢自漢以來袁氏名德最著而後裔亦多皦皦自立之彥非僅矜膏粱華腴之名故足尚也平江之袁相傳自宋南渡始遷至元海道萬戸𥁞一以下乃可譜明代衣冠人物彧彧彬彬六俊競爽於前韡庵揚譽於後一門文獻照曜志乘至今稱爲甲族而宗譜向未刊行上舍又愷始與其族之長者商榷增葺釐爲十卷支分派別秩然不紊詠駿烈誦清芬藹然仁孝之思流露於行墨閒而義例謹嚴不蹈傅會粉飾之失則又深得著述之法者剞劂既成乞予序其卷端因舉蘇州刺史語以告之異時人才輩出共敦名節推袁之族

望者其必以平江爲稱首矣夫

## 周氏族譜序

古之治天下者風俗淳美非假條教號令以強其所不能也使人毋失其孝弟之心而已人之一身上之爲祖父又上之則爲高曾人之逮事高曾者百不得一矣思高曾而不見見同出於高曾者而親之猶親其高曾也此先王制服之義也洎乎五世而親盡則又有宗法以聯之大宗百世而不絕則宗人之相親亦久遠而無極以四海之大人人各親其親而風俗猶有不淳者吾未之聞也自世祿不行而宗法廢魏晉至唐朝廷以門第相尚譜牒之類著錄

於國史或同姓而異望或同望而異房支分派別有原有委五季以降譜牒散亾士大夫之家不能遠溯如古則譜其近而可稽者蓋譜之作猶有古人收族之遺意譜存則長幼親疎之屬皆將觀於譜而油然生孝弟之心故非作譜之難知所以作譜者之難也周氏之先自上海之周浦遷居嘉定百餘年來本支蕃衍力於治生以殖其家而一門之內孝友睦婣能以古人爲師既相與率錢建公祠春秋薦祭合族以食復撰次家譜自始遷之祖爲始其遼遠無可攷者則闕之夫譜之言布也布列其世次行事俾後人以時續之毋忘其先焉爾非其先人而強而附之與非

其後人而引而近之皆得罪於祖宗者也今觀周氏之譜詳其所當詳略其所當略闕其所當闕洵可以爲後嗣法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善之積者莫大乎孝弟後之續是譜者竝求所以作譜之意而繼承之雖傳之百世可也予弟晦之壻於周氏述其外舅之言令予爲序予不得辭

## 棠樾鮑氏宣忠堂支譜序

譜牒之學盛於六朝而尤重於三唐唐時氏族志皆奉敕修定歐陽公宋宰相家世系以入正史後世莫有以爲非者其信而可徵如此五季譜牒散亾而宗譜遂爲私家撰述於是有合族之譜有分支之譜然而世遠則或嫌於傳

會人繇則或慮其混淆唯支譜之體猶不失唐人遺法何也唐之裴李崔盧韋陸其族亦大矣而裴有東眷中眷西眷又別爲洗馬爲南來吳李之出隴西者有武陽房姑臧房燉煌房丹陽房出趙郡者有南祖東祖西祖崔之出清河者有東祖西祖南祖大房小房鄭州房烏水房青州房出博陵者有安平房大房弟二房弟三房盧有大房弟二房弟三房陸有潁川枝荆州枝丹徒枝樂安枝諫議枝魚圻枝太尉枝侍郎枝韋有平齊公房閬公房彭城公房逍遥公房鄖公房南皮公房駙馬房龍門公房小逍遥公房分別部居不相雜厠豈非後代支譜之權輿乎鮑氏出自

姒姓因封爲氏其後有上黨東海泰山河南諸望自宋元以來新安之望始著而棠樾一支孝友相承瓜瓞繇衍明嘉靖間尚書思庵公由進士起家宣力中外勳垂史冊簪纓弗替遂爲郡之甲族向有三支合譜久未增修今誠一學堅兩君敦本好古剏立支譜斷自思庵公以下枝分派別犂然不紊其云宣忠堂者本誥敕中語而思庵公以爲堂額今因而名之亦誦清芬而詠駿烈之意也憶庚戌秋以祝

釐入都與曹竹虛尚書相遇於寓館竹虛言里居刱立紫陽書院多得誠一相助之力予旣重其高義而以未識交

爲憾今春誠一復介吳王松太史以斯譜屬予序讀之義例謹嚴無一溢美之詞足以傳信後嗣非獨鮑氏一門之文獻亦可以爲海內作譜者法爰不辭而序之

王鶴谿祖德述聞序

祖德述聞者予妻弟王子鶴谿之所作也唯王氏遠有代序自宋左朝請大夫文毅公以篤學淸德有聞於紹興之世嘗識周益公於微時以女妻之勉其以詞科進卒爲名相明時則侍御兄弟之直諒司業父子之文學崑山士大夫至今稱之予妻之大父卓人翁授徒嘉定樂其風土卜居於此已六十餘年而外舅及鶴谿猶以新陽籍應試盖

禮不忘其本有太公反葬於周之意焉外舅博學能文好談先世遺事衮衮可聽鶴谿誦清芬而詠駿烈蒐討傳記志乘名人文集掇成此書先世一言一行皆謹識之辭非已出信而有徵其用心可謂勤矣昔歸熙甫娶南戴王氏謂吳中王氏多自以為太原之後獨先妻家譜系最明遠有承傳南戴蓋魏國文正公之裔而文毅五世祖旭實魏國公之弟今南戴之支日微而文毅之後詩書不廢鶴谿又能泝木水之本源而表章之洵賢於人一等哉往予學為古文予妻在旁見予得意時輒喜自先妻之亡予忽忽不樂古文久輟勿為伸紙序此不自知涕之橫集也　終

#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七

錢大昕箸

## 題跋一

### 跋誠齋先生易傳

宋寶謨閣學士廬陵楊文節公易傳二十卷下筆于淳熙戊申八月脫藁于嘉泰甲子四月閱十有七年而成書旣沒之後有稱其書於朝者敕降三省劄下吉州給筆札繕寫申進其子承議郎長孺具狀進之其說長於以史證經譚古今治亂安危賢姦消長之故反覆寓意有槩乎言之開首第一條論乾卦云君德惟剛則明于見善決于改過

主善必堅去邪必決聲色不能惑小人不能移陰柔不能姦故亾漢不以成哀而以孝元亾唐不以穆敬而以文宗皆不剛健之過也嗚呼南渡之君臣優柔寡斷有君子而不用有小人而不去朝綱不正國恥不雪日復一日而淪胥以亾識者謂惟剛健足以救之誠齋此傳其有所感而作與至於繫辭夫易何爲者也以下以意易其次第又輒補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子曰非天下之至仁凡二十三字於其孰能與于此哉之上此則宋儒師心之失不得曲爲之諱也

跋程氏周易古占法

沙隨程氏與朱文公同時其沒也文公稱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今所傳者唯周易古占法二卷其下卷題云古周易章句外編即史所云易傳外編也宋史本傳云嘗授經學於崑山王葆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喻樗今讀此書稱玉泉先生者喻樗也又稱聞人茂德先生茂德蓋其字而史失書名又此三人皆迥所受業者而史云授經學於某某是誤仞爲迥之弟子矣杜預注左傳云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沙隨即寧陵之古名而傳云應天府寧陵人家於沙隨豈不大可笑乎

跋周易本義咸淳本

曩有客讀朱文公本義畢謂予曰雜卦傳咸速也恆久也注但云咸速恆久而不加一字得毋有脫句乎蒙無以應也今見咸淳乙丑九江吳革刊本乃是感速常久始歎本義之簡而明蓋感故速常故久俗本譌兩字而注文遂成附贅矣又雜卦遘遇也不作姤與唐石經岳倦翁本正同可證文公本義猶未誤或據流俗本以訾考亭豈其然乎

## 跋薛季宣書古文訓

薛季宣書古文自序以爲郎隸古定本然唐初諸儒未有言及此本者陸元朗言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旣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

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然則薛所傳者得非陸氏所稱穿鑿改變之本乎曩公武嘗得古文尚書刻石蜀中今世亦無傳大約與薛本無異愚嘗謂孔壁古文增多二十四篇與今篇目迥異就令薛所傳果卽隸古定書亦是梅氏私定非眞安國本何可援以爲信耶

## 跋胡氏詩傳附錄纂疏

雙湖胡氏於易詩皆有譔述此書專宗朱氏集傳集傳之外又采語錄諸說益之謂之附錄次采集諸儒說謂之纂疏閒出己意則加愚按以別之明永樂中修五經大全其

體例皆昉於此然雙湖於鄭風多兼取序說澤陂取濮氏說以有美一人指洩冶其論魯頌四篇皆史克所作作於魯文公時閟宮之新廟即僖公廟也作泮宮克淮夷皆僖公實事非頌禱之詞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史之闕文幸有魯頌以補之同出一聖人之手何獨信春秋而疑魯頌皆自具識解非專阿徇紫陽者至經文爰其適歸爰下注家語作奚今本直改作奚婁豐年婁下注力注反今本直改作屢祇自疷兮下引劉氏曰當作疧與痻同眉貧反今本無之然則今世所行集傳爲後人改竄者已不少矣又如注中匡衡之爲康衡本避廟諱今本亦改爲匡惟此尚

存盧山眞面目此書爲泰定丁卯建安劉君佐翠巖精舍刊本有盱江揭祐民序予從寶山羅店朱氏假閱之

跋春秋左氏傳宋本

吳門黃氏購得宋槧左傳不全者兩本一爲大字本一爲小字巾箱本而小字者尤精妙其於昭廿年衞侯賜北宮喜析朱鉏謚一節注云皆死而賜謚傳終言之則兩本並同乃知何義門所言之不妄然予終未敢以此本爲可從者何也左氏文極精嚴一字不可增減常事不書非常則特書傳之恆例也卽以謚言之諸侯薨而臣子謚之常也傳於諸侯之謚皆隨文互見而未嘗特書惟楚成之謚曰

靈不暝曰成乃暝以其非常而書惡商臣之悖逆也楚共之請爲靈若厲而子囊易之以其非常而書嘉子囊之達禮也大夫死而謚皆君所賜亦常也傳於大夫之謚皆隨文互見未嘗書其君賜某人謚曰某子者而於此特書是二百四十年未有之例也若果死而賜謚及墓田當云衛侯賜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以齊氏之墓田何須云賜謚曰某子耶或謂生而賜謚是豫凶事傳何以不言非禮是又不然傳言非禮者皆事之近於禮者也若夫禮之甚者直書其事而非禮自見不待言也或謂杜注終言之死者人之終可爲死而賜謚之證此亦不然二臣雖生而賜謚未

必卽在是年因納　公從公事而牽連及之亦傳之常例耳相臺岳氏及渟熙　種德堂本皆與王厚齋所見本同吾從衆可也

跋春秋緐露

鄭司農云古者書義爲誼儀爲義今攷中庸述孔子之言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是孔氏古文爲誼之證也董生云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是漢初改誼爲義之證也董生治公羊春秋故許叔重五經異義以公羊穀梁爲今文說左氏爲古文說而說文解字訓誼云人所宜訓義云己之威儀皆用古文說又說文之例稱春秋者皆左氏經傳若公羊

則別而出之許氏之尊古文如此後之人乃舍說文而別求古文且詆說文爲秦篆甚矣其惑也因讀董子書偶識之

又

弟十六卷祭義篇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机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尊實麷也机實黍也敦實稻也予謂尊當爲籩机當爲朹周禮籩人四籩以麷爲首醢人四豆以韭爲首尊酒器不可以盛籩實隸書籩或省辵因譌爲尊爾古者盛黍稷以簠簋古文簋作朹今書爲机亦字形相涉而譌

## 跋范氏穀梁集解

范武子穀梁集解於先儒董仲舒京房劉向許愼何休杜預皆舉其姓名惟鄭康成稱君而不名范氏世習鄭學故也徐邈江熙徐乾鄭嗣四人與范同時曰邵曰泰曰雍曰凱則其子弟其稱先君者甯之父汪也序云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廻軫頓駕於吳者謂升平五年汪爲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其十月以罪免爲庶人是年歲在辛酉於十二次爲大梁也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其卒當在甯文之世甯撰次集解竝在豫章免郡之後序云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從弟謂邵二子謂雍凱也攷隋書經籍志

有徐邈穀梁傳十卷徐乾穀梁傳注十卷其傳諸家皆失傳賴范氏書得存其一二耳徐邈書楊氏作疏屢引之徐乾官給事郎亦見於隋志晉書范甯傳止載子泰一人楊疏所引長子泰字伯倫中子雍字仲倫少子凱字季倫當出於臧榮緒晉書也

跋儀禮集說

君善此書不顯於元明之世自納蘭氏刊入九經解而近儒多稱之其說好與康成立異而支離穿鑿似是而非吾友褚刑部寅亮有儀禮管見三卷攻之不遺餘力矣既夕篇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御者執策立

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哭成踊者主人也敖氏以爲圉人與御者引雜記薦馬者哭踊證之按彼疏云馬是牽車爲行之物行期已至孝子感之而哭踊是哭踊非薦馬者明矣主人不哭踊而圉人御者反哭踊揆諸禮節必非人情敖之疏謬如此乃譏鄭爲疵多醇少豈其然乎

## 跋禮記纂言

禮記本四十九篇此書止三十六篇者別大學中庸投壺奔喪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而出之而曲禮檀弓雜記不分上下也又別其類爲四曰通禮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深衣月令王制文王世子明堂位也曰喪

十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大傳閒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也曰祭禮四祭法郊特牲祭義祭統也曰通論十二禮運禮器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學記樂記也此書詮解詳贍勝於陳可大而明以來取士舍此用彼者以經文少十篇而一篇之中前後移易於初學誦習不便也予家所藏則明崇禎二年兩淮巡鹽御史晉陽張養所刊有新城王象晉序

## 跋大戴禮記

大戴禮記八十五篇史記索隱云四十七篇亾見今存者

有三十八篇自宋以來相傳之本篇弟始三十九終八十一中閒闕者四篇重者一篇（韓元吉云兩七十三　晁公武云兩七十四）實四十篇視小司馬所稱多二篇者唐以前無明堂篇後人從盛德篇析而二之而遷廟釁廟兩篇疑古本亦合爲一也小戴記經北海鄭氏表章得列十經之數而大戴之書無師授者以致亾佚過半宋元以後小戴記與易書詩春秋列而爲五而儀禮周官亦束之高閣士夫之能讀大戴者益以少矣然兩家之記要各有所長如夏小正勝於呂氏月令武王踐阼較之文王世子爲醇而孔子三朝記七篇曾子十篇皆古書之僅存者寔賴斯記以傳必軒彼而輊此

非通論也學者惑於隋志之文謂大戴之書爲小戴所刪取然隋志述經典傳授多疎舛不可信鄭康成六蓺論但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戴聖傳四十九篇別無小戴刪大戴之說今此書與小戴畧同者凡六篇可證其非刪取之餘詩正義引大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爲英又引大戴禮政穆篇云太學明堂之東序也劉昭注續漢書引作昭穆篇漢書儒林傳服虔注驪駒逸詩篇名見大戴禮今本皆無之葢在逸四十七篇中矣

王式言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服虔注以爲見大戴禮是大

戴亦有曲禮篇也

## 跋逸周書

說文木部櫱字下引逸周書疑沮事闕四字讀者多不能解今檢文酌篇有聚疑沮事句乃悟許氏所見本云櫱疑沮事後人轉寫脫櫱字妄於句尾添一闕字而二徐不能是正也櫱與聚義雖相近然許氏所據當是古本魏晉人希識古字故多誤改

## 跋爾雅疏單行本

唐人五經正義本與注別行後儒欲省兩讀并而爲一雖便於初學而卷弟多失其舊不復見古書眞面蒙竊病焉

茲見金昌袁氏又愷所藏宋槧爾雅疏單行本不特紙墨精妙且可想見古注疏之式良可寶也此書引陸氏艸木疏其名皆從木旁與今本異攷古書機與璣通馬鄭尚書璿璣字皆作機隋書經籍志烏程令吳郡陸機本從木旁元恪與士衡同時又同姓名古人不以為嫌也自李濟翁強作解事謂元恪名當從玉旁晁氏讀書志承其說以或題陸機者為非自後經史刊本遇元恪名輒改從玉旁予謂攷古者但當定艸木疏為元恪作非士衡作若其名則皆從木旁而士衡名字尤與尚書相應果欲示別何不改士衡名耶即此可徵邢叔明諸人識字猶勝於李濟翁也

跋四書纂疏

趙格庵以咸淳六年正月入西府其冬除參知政事十年二月罷在政地四載雖未有奇節亦無瑕玷可指其卒在德祐二年初無仕元之迹而倪燦補藝文志竄諸元人之列殊不可解其注稱資政殿大學士則元代無此職名仍是宋官耳揆厥所由特以宋史不爲立傳而黃晉卿格庵先生阡表有至元十三年四月二十有三日薨於里第一語疑其曾受元職耳然其文云公自福州代還知時事不可爲憂懣成疾醫以藥進麾使去曰吾可死矣又云奉身而退以全其歸公之自處可謂無憾矣其銘詞云允矣明

哲歸潔其身則格庵之未嘗仕元審矣晉卿身爲元臣而格庵之卒恰在宋亡之歲故不稱德祐而稱至元非有不滿之辭也王應麟黃震皆卒於元代不妨其爲宋臣何獨於格庵而疑之倪志舛誤極多而此條關係格庵名節且恐爲攻道學者藉口故不可不辨并以告後世之讀是書者

## 跋經典釋文

自六書之義不明經生轉寫字體譌變而音亦從而譌陸元朗集錄諸家音往往不能定而兼存之尋其條例當以先者爲優後者爲劣今攷之亦未盡當如周禮摶埴之工

釋文兼收團博二音依前音宜從專依後音宜从專據鄭
氏注摶之言拍也拍與摶聲相近則經文當用博字而讀
如摶矣尔疋釋山篇小山岌大山𡶷釋文胡官反又兼存
袁恒二音依前二音字當爲峘依後音字當爲𡶷二字說
文皆無之尋小山及大山當取緜亙之義則讀如恒者爲
正矣釋草篇蘧蔍攗釋文兼收亾 悲居郡居羣三音依前
音宜从麇依後二音宜从麇說文有攗無攗且蔍攗爲雙
聲則文當作攗而讀如麇矣釋草又云葝小葉釋文豬葉
反又阻留反依前音宜从耴依後音宜从取說文有菆無
菆亦當以後音爲正左氏成四年取汜祭釋文兼收凡祀

二音依前音當从巳依後音當从已杜注成臯縣東有汜水今土人讀如祀音則文當作汜而讀如祀矣文十一年錫穴哀十二年戈錫釋文並音羊又星歷反若用後音字當爲鍚今無以辯之

又

陸氏自序云粤以癸卯之歲承乏上庠攷唐書儒學傳秦王平王世充辟爲文學館博士補太學博士高祖釋奠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是元朗於高祖朝已任博士史雖不言其卒年大約在太宗貞觀之初若癸卯歲則貞觀十七年也恐元朗已先卒矣或尚存亦年近九

十不復能著書矣且在國學久次不當始云承乏竊意癸卯乃是陳後主至德元年元朗嘗受業於周宏正宏正卒於太建中則至德癸卯元朗年已非少本傳但云解褐始興國左常侍不言爲博士恐是史家脫漏細檢此書所述近代儒家惟及梁陳而止若周隋人撰音疏絕不一及又可證其撰述必在陳時也

## 跋羣經音辨

羣經音辨七卷宋賈文元公昌朝在經筵日所進初刻於崇文院南渡再刻於臨安府學三刻於汀州寧化縣學康熙中吳門張士俊以汀本重刻字畫端謹可稱善本宋初

經生帖括遵守漢唐注疏音義異同必準諸陸氏釋文無敢少有出入熙寍以後儒者競以己意說經視注疏如土苴而音之戾於古者多矣此書之存亦中流之一壺也其所引經文如書鳥夷皮服祀無豐于尼惟其斅塈茨平來以圖春秋傳釋感於敝邑菀何忌菀羊牧之禮記葱渫處末廣夾不中度先飯辯嘗儀禮綴足用燕几較在南皆與今本不同尋其義大較勝於今本葢北宋去唐未遠猶有師承故也

## 跋說文解字

自古文不傳於後世士大夫所賴以考見六書之源流者

獨有許叔重說文解字一書而傳寫已久多錯亂遺脫今所存者獨徐鉉等校定之本鉉等雖工篆書至于形聲相從之例不能悉通妄以意說如說文代取弋聲徐以弋爲非聲疑兼有弍音不知弍亦從弋聲也絰取至聲徐以爲當从姪省不知姪亦從至聲也配取已聲徐以已爲非聲當从妃省不知妃亦從已聲也卦取圭聲徐以圭聲不相近當从挂省不知挂亦从圭聲也暵取堇聲徐以爲當从漢省不知漢从難省聲難仍从堇聲也殿取殿聲徐以爲當从臀省聲不知殿本从𡱂聲臀乃从殿聲也𡱂臀古今字隸取枲聲徐以枲爲非聲不知枲从台聲詩隸天之未陰雨

今本作迨亦从台聲也轘取睘聲徐以睘爲非聲當从環省不知睘从袁聲環還𦟰嬛儇獧之類並从睘聲古人讀睘如環詩獨行睘睘釋文本作㷀㷀與睘聲相轉故多假借通用非環睘有異聲也熇取高聲徐以高爲非聲當从嗃省不知嗃亦从高聲且說文無嗃字徐氏據周易王輔嗣本增入攷劉表本作熇熇鄭康成訓苦熱之意亦當从火㫄熇之與嗃猶妃之與配本是一字不當展轉取聲也能取㠯聲徐以爲非聲按台能皆以㠯得聲古文讀能爲奴來切漢諺云欲得不能光祿茂才不必鼈三足乃有此音也鼂取軍聲徐以爲當从揮省不知揮亦從軍聲軍轉

爲威猶斤轉爲幾祈圻蘄沂之取斤聲揮翬之取軍聲皆
聲之轉而徐未之知也贛取贑省聲徐云贑非聲未詳按
詩坎坎鼓我說文引作贑贑坎與空聲相轉故空矦一名
坎矦贑爲贑之轉聲猶鳳爲凡之轉聲而徐亦未之知也
兌取㕣聲徐以爲非聲按兌說同義說卽从兌得聲㕣轉
爲說猶殄轉爲飻此四聲之正轉而徐亦未之知也弻取
西聲徐以爲非聲按西有三讀其一讀如誓誓从折得聲
弻从西得聲亦四聲之正轉而徐未之知也移取多聲徐
云多與移聲不相近葢古有此音按移眵趍宐皆取多聲
猶之波取皮聲奇取可聲東方朔繆諫淸湛湛而瀸滅兮

涸淖淖而日多梟鴟旣已成羣兮元鶴弭翼而屏移張衡思元賦處于懷春精神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此古人以移叶多之證六朝以降古音日亡韻書出而支歌判然爲二而徐亦未之知也虔取文聲讀若矜徐云文非聲未詳按古文眞文先仙諸韻互相出入高彪詩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虔此古人讀虔如矜之證而徐亦未之知也駁取爻聲㞕取交聲徐皆以爲非聲按覺學本蕭宵肴豪之入聲鈞从勺靤从包鬻从高駮从交徐皆不復致疑而獨疑駁㞕之非聲何也輅賂皆取各聲徐以各爲非聲當從路省按藥鐸本虞模之入聲謨从莫涸从

固縛从尃薄从溥並取諧聲路之从各亦諧聲也說文不云各聲葢轉寫之脫徐皆不復致疑而獨疑輅賂之非聲何也是古人四聲相轉之法徐亦未之知也雧取雥聲讀若酋徐云雧側角切聲不相近按雥本从焦聲平入異而聲相通鄭康成謂秦人猶搖聲相近脩有條音繇有由音秋从龜聲茅从矛聲朝从舟聲彫从周聲皆聲之相轉何獨疑雧之雥聲是古音相通之例徐亦未之知也訴从厈省聲徐以爲非聲按訴本从㡿省字或作謭朔與㡿並从屰得聲并與啎聲相近故許君訓啎爲逆㡿朔皆以屰得聲則訴之从㡿聲宜矣今本㡿作厈乃轉寫之譌徐氏不能校正轉疑

其非聲亦過矣其它增入會意之訓大半穿鑿附會王荊公字說蓋濫觴於此夫徐氏於此書用心勤矣然猶未能悉通叔重之義例後人學益陋心益粗又好不知而妄作毋惑乎小學之日廢也

## 跋徐氏說文繫傳

大徐本用孫愐反切此本則用朱翺反切音與孫愐同而切字多異孫用類隔者皆易以音和翺與小徐同爲祕書省校書郎姓名之上皆繫以臣字當亦南唐人也弟一字下注云當許慎時未有反切故言讀若此反切皆後人所加甚爲疏朴又多脫誤今皆新易之此數語當出於翺今

繫於臣鍇注之下似失之矣

## 跋汗簡

三代古文奇字其詳不可得聞賴有許叔重之書猶存其略說文所收九千餘字古文居其大半其引據經典皆用古文說閒有標出古文籀文者乃古籀之別體非古文祇此數字也且如書中重文往往云篆文或作某而正文固已作篆體矣豈篆文亦祇此數字邪作字之始先簡而後緐必先有一二三然後有从弋之弌弍弎而叔重乃注古文於弌弍弎之下吾以是知許所言古文者古文之別字非弌古於一也古文中豐而首尾鋭小篆則豐鋭停勻叔

重采錄古文而以小篆法書之後人不學妄指說文爲秦篆別求所爲古文而古文之亾滋甚矣郭忠恕汗簡談古文者奉爲金科玉律以予觀之其灼然可信者多出於說文或取說文通用字而郭氏不推其本反引它書以實之其它偏旁詭異不合說文者愚固未敢深信也予嘗謂學古文者當先求許氏書鐘鼎眞贗雜出可采者僅十之一至如峋嶁文滕公石室文崔彥裕纂古之類似古實俗當置不道而好怪之夫依仿點畫入之楷書目爲古文徒供有識者捧腹爾

跋龍龕手鑑

六書之學莫善於說文始一終亥之部自字林玉篇以至類篇莫之改也自沙門行均龍龕手鑑出以意分部依四聲爲次平聲九十七部上聲六十部去聲二十六部入聲五十九部始金終不以雜部殿焉每部又以四聲次之計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其中文支不分曰臼莫辨耑旹入於山部鬭鬧入於門部糞弅入於米部瓢瓝入於瓜部以八爲部首而讀武平反以亠爲部首而讀徒侯反以屮爲部首而讀居陵反滴音商而又音都歷反則混啇於商鐫音子泉反而又音戶圭反則淆巂於雋辥則多辛複出弖則弓雑兩收𡘜歪甭孬本里俗之妄談𡾰恴𡉀卡悉魚

家之譌字而皆緐徵博引汗我簡編指事形聲之法埽地盡矣行均字廣濟序其書者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題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卽宋至道三年也

## 跋古文四聲韻

新安汪氏重刊夏英公古文四聲韻五卷前有慶曆四年進呈序葢從汲古毛氏影宋鈔本全紹衣鮚埼亭外集有跋云是書卽取汗簡分韻錄之絕無增減異同今攷汗簡所引七十一家而此書所引九十八家雖不無重複而增益已不少全所鈔得之天一閣范氏有紹興乙丑晉陵許端夫後序而無英公自序葢刪是一本恐非英公書也英

公博覽好古而未通六書之原不能別擇去取故踳譌複沓較之汗簡爲甚如崔彥裕纂古多繆妄不經之字擂韻亦後人妄作精於六書者自能辨之

## 跋復古編

曩予與族子獻之論俗書之譌謂傷當爲脩薩當爲薛自扵郱獲讀是編則謙中已先我言之始信理之是者古人復起不能易也謙中雖篤信說文然所據者乃徐氏校定本如擩琰禰韻塾劇坳辦球皆徐新附字笑爲李陽冰所加而誤仞爲正文琵琶乃搊把之譌而以爲枇杷凹凸乃窅宎之俗而以爲坳垤宎古作厷後人譌爲凸字認古書作仞而以爲

訓妙古書作眇而以爲紗罙與宎須與須畱與苔形聲俱別而併爲一文此則誤之甚者

## 跋吳棫韻補

世謂叶音出於吳才老非也才老博攷古音以補今韻之闕雖未能盡得六書諧聲之原本而後儒因是知援詩易楚辭以求古音之正其功已不細古人依聲寓義唐宋久失其傳而才老獨知之可謂好學深思者矣朱文公詩集傳閒取才老之補音而加以叶字才老書初不云叶也楊用修譏才老叶音母氏劬勞勞叶音僚四牡有驕驕叶音高攷才老書初無此文殆誤仞朱氏之叶音爲皆川于才

老爾詩外禦其務吳讀謨逢切朱不從吳氏而讀戎爲汝
以叶務音騶虞之虞朱於第一章叶音牙第二章叶五紅
反誰謂女無家朱於前章叶音谷後章叶各空反皆吳氏
所無未可歸咎于吳也

跋平水新刊韻略

向讀崑山顧氏秀水朱氏蕭山毛氏毘陵邵氏論韻謂今
韻之併始於平水劉淵其書名曰壬子新刊禮部韻略訪
求藏書家邈不可得未審劉淵爲何許人平水何地頃吳
門黃蕘圃孝廉得平水新刊韻略元槧本予假讀之前載
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河閒許古道眞序其略云平水

書籍王文郁攜新韻見頤庵老人曰稔聞先禮部韻略或譏其嚴且簡今私韻歲久又無善本文郁累年留意隨方見學士大夫精加校讐又少添注語不遠數百里敬求韻引是此韻爲文郁所定也卷末有墨圖記二行其文云大德丙午重刊新本平水中和軒王宅印是此書初刻於金正大已丑重刻於元大德丙午其云中和軒王宅或卽文郁之後耶其前列聖朝頒降貢舉程式則延祐設科以後書坊逐漸添入又御名廟諱一條稱英宗爲今上皇帝可驗此書爲至治閒印本也又附王子新增分毫點畫正誤字三葉王子新雕禮部分毫字樣三葉此王子者未知其

爲淳祐之王子歟（當元憲宗時未有年號）抑皇慶之王子歟攷正大己丑在淳祐王子前廿有四年而其時已併上下平聲各爲十五上聲廿九去聲三十入聲十七則不得云併韻始於劉淵豈淵竊見文郁書而翻刻之耶又其時南北分裂王與劉旣非一姓刊板又不同時何以皆稱平水論者又謂平水韻併四聲爲一百七韻陰時夫併上聲拯韻入迥韻據此本則迥與拯等之併平水韻已然矣劉書旣不可得見此書世亦尟有著錄者姑識所疑以諗後之言韻者

許序稱平水書籍王文郁初不能解後讀金史地理志平陽府有書籍其倚郭平陽有平水是平水卽平陽也

史言有書籍者蓋置局設官於此元太宗八年用耶律楚材言立經籍所平陽當是因金之舊然則平水書籍者文郁之官稱耳劉淵亦題平水而黃公紹韻會凡例又稱爲江北劉氏平陽與江北相距甚遠何以有平水之稱是又可疑也

## 跋方日升韻會小補

此書雖因黃公紹之本而增注倍之可稱博洽之士王元美贈詩但稱其能詩奕品在第一似淺之乎視子謙然子謙謁元美金陵時元美已垂老其得假館李本寧所當由元美之力而此書之成則元美已不及見矣

## 跋荀子

荀子三十二篇世所共訾謷之者惟性惡一篇然多未達其旨趣夫孟子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子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言性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世人見篇首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遂掩卷而大詬之不及讀之終篇今試平心而讀之荀子所謂僞只作爲善之爲非誠僞之僞故曰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古書僞與爲通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其證也若讀僞如爲則其說本無悖矣後之言性者分義理之性

與氣質之性而二之而戒學者以變化質氣爲先葢已兼取孟荀二義而所云變化氣質者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是又不可不知也

## 跋呂氏春秋

呂氏季春紀具挾曲𥲃筐卽月令之曲植籧筐也淮南作撲曲筥筐高氏注呂書云挾讀如朕（本或作眹譌）三輔謂之挾關東謂之得其注淮南云撲持也三輔謂之撲以予攻之挾撲皆栚之譌文何以明之方言云槌宋魏陳楚江淮之閒謂之植自關而東謂之槌其橫關西曰㯰（說文無㯰字卽栚也）齊部謂之持說文解字云栚槌之橫者也關西謂之栚（今本訛作

㯿持槌也關東謂之槌關西謂之持鄭康成注月令云植槌也然則植栚槌持本一物字形雖異實一聲之轉耳持从特省聲古書直與特通詩實維我特韓詩作直檀弓行并植于晉國注植或爲特故植曲之植亦爲持注中或作持或作得亦皆爲持之譌文審矣𧰼當爲篆說文篆飲牛筐也方曰筐圓曰篆高氏亦云圓底曰𧰼方底曰筐故知𧰼郎篆之譌也餘姚盧學士召弓方校刊是書因書以詒之

又

以越大夫種爲鄞人其說出于王厚齋而成化四明郡志

遂收入人物門後來皆因之厚齋所據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也今攷呂氏書第二卷當染篇注云楚之鄒人第四卷尊師篇注云楚鄞人鄒鄞字形相涉安見鄞之必是而鄒之必非耶高氏注以范蠡爲楚三戶人葢本于吳越春秋今世所傳吳越春秋亦非足本然張守節注史記嘗引之云大夫種姓文字子禽荊平王時爲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犬竇蹲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鄣之文種曰無鄣也云云是大夫種嘗爲宛令而三戶則宛里名也種旣宦于楚因范蠡要之乃棄楚而適越種爲楚人非越人明矣且使種而誠鄞人也則虞翻朱育悉數會稽之

先賢何以皆不及種而乾道四明圖經寶慶四明志敘人物又何以絶不一及乎太平寰宇記敘荆州人物云文種楚南郢人樂史生於宋初其所見呂氏春秋注當是郢字今本作鄒又作鄞皆轉寫之譌郢爲楚都鄒鄞皆非楚地也厚齋學問該洽獨此一條偶據誤本予修鄞志已辯其失幷書以詒盧學士云

## 跋淮南子

淮南天文訓稱淮南元年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攷淮南王安始封之年卽漢文帝十六年也下距太初元年六十歲太初之元太初在丙子後人命爲丁丑則是年亦在

丙子淮南所稱太一卽太歲矣其云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則必有譌蓋冬至與立春相去四十五日有奇古今不易自甲午訖丙子僅四十三日此理之所必無者以術推之是年冬至蓋己酉日立春則甲午日耳漢時諸侯王始封皆自稱元年雖列侯亦然史記諸表可覆按或謂淮南僭號者非也許高舊注本無此語後人竄入不足信

## 跋論衡

論衡八十五篇作于漢永平閒自蔡伯喈王景興葛稚川之徒皆重其書以予觀之殆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乎觀其問孔之篇掎摭至聖自紀之作訾毀先人旣已身蹈不

踳而宣漢恢國諸作諛而無實亦爲公正所嗤其尤紕繆者謂國之存亾在期之長短不在政之得失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無道之君偶生于當亂之時善惡之證不在禍福嗚呼何其悖也後世誤國之臣是今而非古動謂天變不足畏詩書不足信先王之政不足法其端蓋自充啟之小人哉

## 跋釋名

劉熙釋名八卷見於隋志不言何代人直齋書錄解題題云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當有所據冊府元龜則云後漢安南太守然漢無安南郡或是南安之譌近時校書家以

司州之名曹魏始有之而釋州國篇有司州疑其爲魏初人以予攷之殆非也吳志程秉傳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薛綜傳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韋曜傳曜因獄吏上書言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據此三文推之則劉君漢末名士建安中避地交州故其書行于吳而韋宏嗣因有辨釋名之作也交州與魏隔遠不嘗有入魏之事史又不言其嘗仕吳殆遯跡以終者淸風亮節亦管寧之流亞矣漢雖無司州之名而百官志稱司隸校尉建武中復置并領一州又稱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則司隸部亦可云州左雄傳稱司

冀復有大水司冀對舉葢當時案牘之文稱其官則曰司隸稱其地則曰司部亦曰司州雖未著於甲令不得謂漢無此名也若以司州刺史名官則自晉南渡始魏時尚沿漢制以司隸校尉領州如邢顒徐宣徐邈崔林孫禮諸人皆除司隸校尉不稱司州刺史也晉書地理志謂魏以河南河內河東恆農平陽五郡置司州者乃是史家追稱之在當時不過以平陽改屬司隸以京兆馮翊扶風改屬雍州耳非竟定爲司州也此書釋天篇一云豫司兖冀一云兖豫司冀與左雄傳文正同釋州國篇言司州司隸校尉所主不言何義明司州之名出於流俗相沿未可執此單

辭卽以爲魏初人也范蔚宗以釋名爲劉珍所撰今據吳志則爲熙撰無疑承祚去成國未遠較之蔚宗爲可信矣

## 跋抱朴子

莊子朝菌不知晦朔司馬彪云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潘尼云木槿也爾疋根木槿郭景純云或呼日及按朝菌有二解而均有日及之名菌槿聲又相近則潘說得之抱朴子論僊篇云蜉蝣校巨鼇白茇料大椿本用莊子語當作日及今云白茇字之譌也予後讀宋史田敏傳[illegible]尔疋注日及改爲白及乃悟抱朴之文亦宋人妄改蓋道藏三洞四部之書皆祥符中王欽若等所定此

書本從道藏中抄出因仍其譌爾

## 跋潛虛

此汲古閣毛氏影鈔宋本字畫精妙可喜本書三十六葉附張敦實發微論二十葉後有淳熙壬寅孟冬朔泉州教授陳應行跋稱建陽邵武兩本皆有闕略此所據者文正曾孫待制侍郎家傳善本也朱文公嘗見溫公遺墨多闕文而泉州刻無一字闕疑爲贋本予謂考亭不喜楊子雲而溫公是書全學太元故有意抑之非定論也南渡初以溫公無後錄其族曾孫伋季思後之季思嘗爲吏部侍郎是時以待制知泉州出家藏本刻之郡庠敦實婺源人紹

興五年進士官朝散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皇子慶
王府贊讀見羅氏新安志刊於淳熙二年此題左朝奉郎
監察御史當是淳熙九年所履官也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八

錢大昕箸

題跋二

跋漢書

漢書刊史記之文以從整齊後代史家之例皆由此出史記一家之書漢書一代之史班氏父子雖采舊聞別刱新意青出於藍固有之矣然猶有未盡者如石奮傳不當以萬石爲題夏侯嬰傳豈宜以滕標目荆王賈燕王澤之篇首不必稱劉韓王信之傳端當去王字萬石君兩龔之號已載諸篇中而復繫之篇首非例也傳馮奉世而遠述馮

亭傳揚雄而追溯伯僑若司馬遷傳首不舉姓名而敘譜系全取自序之文又非例也史記以數人合爲一傳一篇之中首尾相應漢書則人各爲篇略以時代事類相從與史公合傳之例固有別矣然多承用舊文不加刊改史公作陳平世家附見王陵事今陳王各爲一篇而敘陳平事於王陵之後史公作張蒼列傳附見周昌趙堯任敖諸人今張周趙任各爲一篇而敘張蒼事于任敖之後在陳張之傳則闕而不完在王任之傳則贅而無當以及竇田衛霍諸篇多沿斯失於是史公錯綜變化之文皆齟齬而不相入矣大抵史記之文其襲左氏者必不如左氏漢書之

文其襲史記者必不如史記古人所以詞必已出未有剿說雷同而能成一家言者也

跋漢書古今人表

此表爲後人詬病久矣予獨愛其表章正學有功名教識見夐非尋常所能及觀其列孔子於上聖顏閔子思孟荀於大賢孔氏弟子列上等者三十餘人而老墨莊列諸家降居中等孔氏譜系具列表中儼然以統緒屬之其敘次九等祖述仲尼之言論語二十篇中人物悉著於表而他書則有去取後儒尊信論語其端實啟於此而千餘年來鮮有闡其微者遺文具在可覆按也古賢具此特識故能

卓然爲史家之宗徒以文章雄跨百代推之猶淺之爲丈夫矣

## 跋後漢書

後漢書淳化刊本止有蔚宗紀傳百卷其志三十卷則乾興元年准判國子監孫奭奏添入但宣公誤以爲劉昭所補故云范作之於前劉述之於後不知志出於司馬彪彪西晉人在范前不在范後劉昭本爲范史作注又兼取司馬志注之以補范之闕題云注補者注司馬書以補范書也自章懷改注范史而昭注遂失其傳獨此志以非蔚宗書故章懷不注而司馬劉二家之學流傳到今宣公實有

力焉此本雖多元大德九年補刊之葉而志第一至第三尚是舊刊於朓敬恒徵字皆闕末筆而讓勗却不回避知實係嘉祐以前刊本惜屢經修改古意漸失然較之明刊本則有霄壤之隔矣

## 跋三國志

陳承祚蜀人也其書雖帝魏而未嘗不尊蜀於蜀二君書先主後主而不名於吳諸君則曰權曰亮曰休曰皓皆直斥其名蜀之甘皇后穆皇后敬哀皇后張皇后皆稱后而吳之后妃但稱夫人其書法區別如此李令伯陳情之表稱蜀爲僞朝承祚不惟不僞之又以蜀兩朝不立史官故

於蜀事特詳如羣臣稱述讖緯及登壇告天之文魏吳皆不書而特書於蜀立后立太子諸王之策魏吳皆不書而特書於蜀太傅靖丞相亮車騎將軍飛驃騎將軍超之策文皆一一書於本傳隱然寓帝蜀之旨焉楊戲季漢輔臣贊承祚既采之又從而注之（注中引益部耆舊雜記王嗣常播衛繼傳此裴氏注今刊本亦升作大字誤）其於蜀之人物甄錄周詳如此若魏之臣僚則芟汰多矣承祚於蜀所推重者惟諸葛武侯故於傳末載其文集目錄篇第并書所進表於後其稱頌蓋不遺餘力矣論者謂承祚有憾於諸葛故短其將略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 跋北齊書

北齊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今惟本紀弟四列傳弟五弟八弟九弟十弟十一弟十二弟十三弟十四弟十五弟十六弟十七弟卅三弟卅四弟卅五弟卅六弟卅七弟四十二凡十八篇乃百藥元文其列傳弟十八弟十九弟廿一弟廿二弟卅二弟卅八弟卅九弟四十弟四十一文與北史異而無論贊似經後人刪改或百藥書亾而以高氏小史補之乎其餘紀七篇傳十六篇大率取諸北史庫狄干傳末附見其孫士文士文仕于隋代不應入齊書葢鈔撮北史之文而失於刊去此漢人所譏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者也裴讓之張晏之陸卬王松年辛術皆失書本貫此亦鈔北史而不知其宜增入者當時校刊諸臣麤疏至此眞令人絕倒也紀傳中有史臣論及贊及稱高祖世宗顯祖肅宗世祖廟號者皆百藥之舊其稱神武文襄文宣武成者則後人取北史之文以補之晁公武謂百藥避唐朝名諱不書世祖世宗之類不知百藥修史在貞觀初其時世字並不回避李勣之名亦高宗朝所改也梁陳周書皆不避世祖世宗字百藥與思廉德棻同時何獨異其例乎葢嘉祐校刊諸史之時此書久已殘闕而雜采它書以補之卷首神武紀卽是北史之文晁氏不加詳審遽以爲例有

不一其實非也

## 跋南北史

新唐書之進表曰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予謂事增非難增其所當增勿增其所不當增之爲難文省非難省其所可省勿省其所不可省之爲難班孟堅之於史記事增而文亦增增其所當增也陳承祚之於魏略文省而事亦省省其所可省也李延壽之南北史則事增文省兩者兼有之矣然其事之增者如謂始興王濬爲潘淑妃之養子謂宋後廢帝殺孝武十二子謂臨川王宏私通武帝女遂謀弑逆謂陳後主通蕭摩訶之妻謂周宏正與周石

珍合族謂蕭韶爲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謂祖珽飲酒藏銅疊二面謂辛德源與裴讓之相愛兼有龍陽之重攷之率多不實是謂增其所不當增文之省者如宋武帝紀先不書假黃鉞而後書奉送黃鉞徐孝嗣傳先不書齊受禪例除封爵而後書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王琨傳先不書左軍將軍而後書降號冠軍胡諧之傳先不書賜爵關內侯而後書論肅侯是謂省其所不可省至如衛操之碑柳虬之書盧辯之請蘇綽之大誥顧歡袁粲佛老之辨劉峻之廣絕交王劭之表符命此又可省而不省也

跋唐書直筆新例

唐書直筆新例宋史臣呂夏卿撰今以新書攷之殊不合
如晉母條云非嫡則不書母子立然後書今攷諸帝紀無
不書母者惟生母追尊稱太后以別之昭宣之母何氏係
昭宗之后而紀書皇太后則又自亂其例矣宅如書郎位
書內禪書立皇太子書立皇后書宰相拜復書命將征伐
諸條以本紀攷之無一同者又謂僕固懷恩不宜立傳當
見于鐵勒傳李適之當附常山王傳李白杜甫當別立傳
不入文苑李寶臣當爲張寶臣今皆不爾杜甫之三大禮
賦李白之明堂賦元結之中興頌柳宗元之方城皇武二
雅史亦不載然則夏卿雖有此議而歐宋兩公未能盡用

之也紫陽綱目褒貶之例與此書多闇合然其閒一字一奪易啟迂儒論辨之端歐宋絀而不取其識高於夏卿一籌矣

## 跋新唐書糾謬

吳廷珍初登第上書歐陽公求預史局公以其輕佻不許及新史成作此書詆譏不遺餘力然廷珍讀書旣少用功亦淺其所指擿多不中要害謂唐初未有麟州不知關內之麟遊河南之鉅野武德初皆嘗建爲麟州也謂獨孤懷恩爲隋文獻后之弟不知隋文獻后與唐元貞后皆獨孤信之女而懷恩則信之孫於后爲姪非弟也謂程昌裔名

不同不知爲史臣避諱謂覃王字可疑不知覃卽郯字避
武宗諱而易之謂衡王憺字誤攷文苑英華載封諸王制
正作衡字其作衢者誤也謂崔彥昭逐李可及事不足信
引曹確傳爲證按可及之承寵在懿宗朝故曹確諫而不
納其失寵在僖宗朝故彥昭奏而卽逐前後本不同時可
及貶竄之日確罷相已久又何疑於彥昭之奏乎謂劉宏
基等征薛舉戰沒其地當在高墌不在淺水原攷薛舉傳
云秦王壁高墌策賊可破遣將軍龐玉擊宗羅睺于淺水
原戰酣王以勁兵擣其背是淺水原與高墌地本相近太
宗壁高墌而敗賊于淺水原劉文靜等觀兵高墌而入總

管敗于淺水原事正相類而吳妄糾之是未達于地理也謂崔瓘一人而紀書團練使傳書觀察使不同攷唐時節度都團練都防禦例兼本道觀察使節度團防主兵觀察主民各自有印史家省文於節度卽不稱觀察於團防則但稱觀察以節鎮爲重也崔瓘爲兵馬使所殺史惡其擅殺長官故特書團練而不書觀察若秦匡謀之或稱觀察或稱經略亦是以經略兼觀察而吳皆譏之是未達於官制也謂本紀漏書馬元規死事攷元規雖與呂子臧同死而元規以遷延寡斷自取敗衂故紀止書子臧一人吳氏譏其闕漏是未達於史例也猶爲由啖爲蚩古字也而以

爲誤用愍作慜唐人避太宗諱也而以爲不經是未達于小學也新史外謬固多延珍所糾非無可采但其沾沾自憙祇欲快其胷臆則非忠厚長者之道歐公以輕佻屏之宜矣

## 跋唐書釋音

芃艽芄三文俱見毛詩而形聲各別芃芃其麥从凡至于艽野从九芄蘭之支从丸陸德明之音具在不相混也唐時有河陽節度使李芃董氏釋音符中切而胡三省通鑑注音居包翻如用胡音當从九不从凡矣今新舊書通鑑皆作芃字古人名字恒相應芃字茂初則符中之音爲是

梅澗於小學未甚究心如徐州之峒峿鎮古書本作司吾後人增加山旁刊本譌峒爲峒遂讀爲崆峒之峒失其義矣史炤釋文芃蒲紅切與符中切同音

## 跋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譌

右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譌十二卷歸安沈徵士炳震撰謂表所列官爵謚號或書或否或丞尉而不遺或卿貳而翻闕或誤書其兄弟之官或備載其褒贈之職厖雜淆亂不足徵信固中歐史之病然唐人文集碑刻可資攷證者甚多東甫亦未能津逮也豆盧氏有後魏太保襄城公曾元一人東甫據魏書謂曾元自姓盧氏與豆盧絕不相蒙其

說似是今攷魯元傳曾祖副鳩仕慕容垂爲尚書令臨澤公而表亦以尚書令臨澤敬侯制爲魯元曾祖制與副字形相似官與封號又同唯公侯字小異則明是一人表但脫去鳩字耳周書豆盧寧傳稱昌黎徒何人魯元傳亦稱昌黎徒河人而慕容氏實出徒何則魯元爲慕容之裔審矣魏初改慕容爲豆盧氏猶之改禿髮爲源氏其單稱盧者必是孝文改代北複姓時去豆存盧故魏收史因之宇文泰據關中悉復代北氏族之舊故周書豆盧寧改從本氏亦猶乙之爲乙弗尉之爲尉遲也東甫勤於攷史而未悟及此乃知好學而能湥思者之難

## 跋資治通鑑

胡身之於輿地之學淺矣然亦不能無誤姑舉其尤甚者如漢建安十九年劉備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爲軍師將軍益州太守南郡董和爲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注以益州太守屬上讀謂此益州太守非漢武帝所置之益州郡蓋劉璋置益州太守與蜀郡太守並治成都郭下也攷蜀志諸葛亮傳不云爲益州太守惟董和傳云遷益州太守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信而愛之此益州郡漢武所置之郡非別治成都也和自益州徵爲掌軍中郎將與亮並署左將軍府事史文甚明益州太守四字當屬

下句胡不得其句讀而臆造此說失之甚矣陳太建五年前鄱陽內史魯天念克黃城注引地形志譙州下蔡郡有黃城縣東魏置譙州于渦陽則黃城亦其屬縣予按陳本紀黃城旣降之後詔以黃城爲司州治下爲安昌郡又立漢陽義陽二郡並屬司州則黃城當亦齊之重鎮隋志黃陂縣後齊置南司州後周改曰黃州又有安昌郡則黃城即黃陂城因後齊嘗置南司州故仍其名耳漢陽郡蓋即後齊所置産州義陽郡則隋木蘭縣地若下蔡之黃城與漢陽義陽又何與乎當時北征元有兩路吳明徹大軍由壽陽趨彭沛而周炅魯天念輩別取江北蘄黃之地注家

於此欠分曉矣予嘗有通鑑注辯正二卷於地理糾舉頗多非敢排詆前賢聊附爭友之義爾身之一字景參見陳著本堂先生集

## 跋通鑑釋文

自胡景參之注行而史氏釋文學者久束之高閣近代藏書家遂鮮有著錄者西沚光祿偶得之詫爲枕中之祕頃袁上舍又愷從齊女門蔣氏假得宋槧本合小史鈔其副予因得寓目焉史注固不如胡氏之詳備而剏始之功要不可沒胡氏有意抑之未免蹈文人相輕之習且如秦之范睢本干餘切而胡改音雖唐之李芃本蒲紅切而胡改

居包翻遂使雎雎莫別芃芃互淆豈非以不狂爲狂乎景參以地理名家而疏於小學其音義大率承用史氏舊文偶有更改輒生舛漏予故表而出之俾後人知二書之不可偏廢云

## 跋通鑑總類

宋詹事沈樞諡憲敏撰通鑑總類二十卷分二百七十一門嘉定元年樞之季子守潮陽鋟版以行樓攻媿爲序之元末江浙行中書省左丞海陵蔣德明分省于吳命郡庠重刻且令都事錢逵求序于周伯琦則至正二十三年秋事也方是時吳中丁兵燹之餘日不暇給而行省猶知崇

尙古學懼故書之失傳而表章之亦可謂賢矣樞字持要安吉州人其事迹不見於史樓氏稱其敭歷中外入從出藩年登九秩神明不衰此書蓋其挂冠後所爲故以耄期稱道不勌稱之予所藏本則明萬曆中蘇杭等處提督織造乾清宮近侍司禮監管監事太監三河孫隆所刊隆在朝嘗以是書進御神宗欲鏤之尙方不果及出督織造乃刊之吳中云沈樞官華文閣學士見周益公集

## 跋續資治通鑑長編

李仁甫續資治通鑑長編世所傳者僅建隆至治平一百八卷頃年四庫館臣於永樂大典中鈔得神哲兩朝長編

自熙寧三年四月至元祐八年六月自紹聖四年四月至元符三年正月僅廿六年事而卷帙轉加於舊葢年代彌近則見聞彌廣故也然搜羅既博遂有一事而重出者如大中祥符八年六月詔自今選人有罪犯者銓司未得定入官資敘並具考第及所犯取旨云云又見於九年六月此類殊不少矣其辨昭憲太后遺命傳位太宗無遞傳光美事又言光美非杜太后所生則恐其有所諱避不如宋史之直筆也文獻通考宋藝文志俱云百六十八卷葢以一年爲一卷也而乾道四年四月進表稱先次寫到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迹共一百八年計一百

入卷寫成一百七十五册卷少而册多則有一卷而分數册者矣自治平至靖康六十年當爲六十卷而淳熙元年進表稱二百八十卷殆指一册爲一卷耳吳門畢氏經訓堂袁氏貞節堂皆有鈔本予得假讀焉

## 跋宋史

自史遷以經師相授受者爲儒林傳而史家因之洎宋洛閩諸大儒講明性道自謂直接孔孟之傳嗣後儒分爲二有說經之儒有講學之儒宋史乃别爲道學傳列于儒林之前以尊周二程張邵朱六子而程朱之門人附見焉豫章延平非程氏弟子以其得程之傳而授之朱氏亦附見

焉其宅講學宗旨小異于朱氏者則入之儒林不得與于道學其去取予奪之例可謂嚴矣愚讀之而不能無疑焉夫劉彦沖胡原仲劉致中朱子之師也而不與呂東萊陸子靜朱子之友也而不與其意以爲非親受業于程朱者皆旁支也不得以干正統也而獨進張南軒一人南軒非受業于程氏者也南軒與東萊俱爲朱子同志進南軒而屏東萊此愚之所未解也程氏弟子首稱游楊呂謝而與叔兄弟獨不與以附出大防傳故也列傳固有附見之例然南軒不附于父二呂獨附于兄一篇之中忽變其例謂非有意抑呂乎此又愚之所未解也朱氏門人多矣獨進

黃榦等六人而蔡元定父子葉味道廖德明祇列之儒林夫蔡氏父子之學自黃直卿外殆鮮其匹而屛之不與道學之例此亦愚之所未解也邵伯温不附于康節傳而張戩附于橫渠傳此亦史例之未一而愚之所未解也嘗聞之鄭康成云儒者儒也以先王之道能儒其身故儒行之篇載于禮記莊子云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說者以爲指孔子也周程張朱之學雖高出于後儒方之孔子則有閒矣謂之曰儒又何慊焉韓子云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自黃老之學興其徒皆自號道家焉樞有道學傳二十卷乃列仙集仙傳之類爾謂道學之名

必美于儒林者非通論也雖然周程張朱之學固高于宋諸儒矣史家欲尊之何如而可曰史家之例凡道德文藝顯著者各有專傳其例于儒林文苑者皆其次焉者也孔子與七十二弟子史記未嘗列于儒林也漢之董仲舒唐之韓愈皆自有傳元儒無出許衡吳澄之右者亦自爲傳愚以爲周程張朱五子宜合爲一傳而於論贊中著其直接聖賢之宗旨不必别之曰道學也自五子而外則入之儒林可矣若是則五子之學尊而五子之道乃愈尊五子不必辭儒之名而諸儒自不得並于五子彼修宋史者徒知尊道學而未知其所以尊也

又

宋之官制前後不同元豐以前所云尚書侍郎給事諫議諸卿監郎中員外郎之屬皆有其名而不任其職謂之寄祿官以爲敘遷之階而已元豐以後尚書侍郎等皆爲職事官而以舊所置散官爲寄祿官故元豐以後之金紫光祿大夫猶前之吏部尚書也銀青光祿大夫猶前之五部尚書也正議大夫猶前之六部侍郎也太中大夫猶前之諫議大夫也朝請朝散朝奉郎猶前之諸曹員外郎也元人修史者未審宋時更改之由其撰諸臣列傳也誤以尚書侍郎等爲職事官而一槩存之誤以大夫郎爲散官而

多刪去之不知元豐以前所云散官不過如勳封功臣食邑之類徒爲文具無足重輕史家固宜從略其後改爲寄祿以校官資之崇庳則亦不輕矣若謂寄祿不必書則如尙書侍郎等在宋初亦是寄祿之階又何須一一具載耶愚意散官不必書而寄祿官不可不書當以元豐三年爲限斷

跋柯維騏宋史新編

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鑑通鑑之取材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又能攷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舊惟通鑑可以當之朱文公之綱目雖因溫公

之書無所增益而義例謹嚴猶能成一家言若薛方山之續通鑑于宋遼金元四史尚未能尋其要領況在正史之外乎柯氏宋史新編較之方山用功已深義例亦有勝于舊史者惜其見聞未廣有史才而無史學耳後之有志于史者既無龍門扶風之家學又無李淑宋敏求之藏書又不得劉恕范祖禹助其討論而欲以一人之精力成一代之良史豈不難哉

## 跋陳黃中宋史稿

吳門陳徵士和叔宋史稿本紀十二志三十四表三列傳一百七十共二百十九卷其糾舊史之失謂韓琦與陳升

之王珪同傳蕭蘅無别陳東歐陽澈與宋季一僧一道士同傳儗不於倫康保裔戰敗降契丹官節度使事見遼史而以冠忠義杜審琦卒於天成二年而以冠外戚淩唐佐本紀既書降金而又入之忠義李穀竇貞固皆五代遺臣入宋未仕不應立傳皆確不可易於姦臣傳進史彌遠嵩之而出曾布頗與鄙意合若王安石之立新法引僉人雖兆宋禍而本無姦邪之心鄭清之雖黨於彌遠其在相位亦無大惡和叔俱以姦臣目之未免太甚矣此稿增刪塗乙皆出和叔手迹然前後義例不能畫一紀傳無論贊志無總序蓋猶未定之稿較之柯氏新編當在伯仲之閒耳

## 跋隆平集

隆平集坊本字畫俗劣妄加圈點尤爲可憎予家所藏乃董氏萬卷堂刊本前有紹興十二年趙伯衛序序稱曾大父淄王者諱世雄燕王德昭之曾孫也句容之茅山有常寍鎮宋天禧元年所置見於景定建康志予游三茅嘗至其地宋史地理志云句容天禧四年改名常寍似改縣名爲常寍矣句容名縣自漢迄今未之有改此集郡縣篇亦無改常寍縣事不審史家何以舛誤乃爾

## 跋宋太宗實錄

宋太宗實錄八十卷集賢院學士錢若水撰今吳門黃孝

廉蕘圃所藏壓十二卷且有脫葉每卷末有書寫人及初
對覆對姓名書法精妙紙墨亦古於宋諱皆闕筆即愼敦
廓筠諸字亦然予決爲南宋館閣鈔本以避諱驗之當在
理宗朝也其中與宋史互異如李從善僞封鄭王鄭作鄧
年四十八作五十蘇易簡妻弟崔範作妻兄劉遇滄州清
池人作浮陽漢州刺史漢作溪蔚州防禦使蔚作鬱洮州
團練使洮作應劉庭讓浩州團練使浩作涪陳從信年七
十三作七十二皆當以實錄爲正劉廷讓避太宗諱改名
宋史闕而不書亦當依實錄增入

跋九朝編年備要

陳平甫九朝編年備要三十卷不載於宋史藝文志唯直齋陳氏嘗著於錄而又譏其去取無法近時秀水朱氏乃亟稱之予讀其書有大字有分注略仿紫陽綱目之例而以宋人述宋事不敢過爲褒貶之辭且書成於南渡之世故老舊聞未盡散失閒有可補正史之闕者較之陳桱商輅輩誠遠勝之矣至如唐主景北漢主鈞同爲敵國而鈞書卒景書死同一高麗王也而徽與運書卒顒與俁書死此則義例之乖剌者又不能曲爲之諱也卷首有建安眞德秀長樂鄭性之直敷文閣林岊三序岊字仲山福州長樂人淳熙十四年王容榜進士開禧三年三月除祕書郎

七月除著作佐郎以祖諱改除祕書丞十月出知衢州見
中興館閣續錄

又

予初於袁又愷齋假讀此書病其末卷多闕字又借張沖
之手鈔本校勘則所闕正同攷宋史理宗紀端平二年三
月乙未詔太學生陳均編宋長編綱目補迪功郎卽是此
書但經進時更其名耳而直齋書錄猶仍舊名葢未進御
之前已刊行伯玉所見與今本當不異但今本標題稱皇
朝而伯玉改稱九朝何也據眞鄭林三序似平甫別有舉
要一書今刊本編年之下空兩格豈所闕者卽舉要兩字

歟當訪之知者

## 跋大金國志

大金國志四十卷卷首有表題云宋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淮西歸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閣宇文懋昭上新城王尚書貽上謂是宋人僞造予讀其詞稱蒙古爲大朝曰大軍曰天使而於宋事無所隱諱葢元初人所撰其表文則後之好事者爲之而嫁名於懋昭者也錢遵王舉其直書差康王出質詳列北遷宗族以爲無禮于其君而譏端平君臣漫置不省今攷志所載指斥之詞尙有甚於此者卽其以大金爲稱亦可知非當時經進之本矣

## 跋元名臣事略

予始讀元史至四傑事喟然而歎曰甚矣文辭之不可已也四傑之在元初其功等爾獨木華黎有家傳有碑故史載其事首尾完具博爾术博爾忽二人則以子孫有顯者托於閻復元明善之碑史猶能書其氏族世系赤老溫則泯然失其傳矣史家以爲早死無後以予攷之非無後也赤老溫之後仕宦固未嘗絕而不能述先人之勛閥托於文詞以不朽雖有後亦與無後等也後讀祕史述赤老溫之父鎖兒罕失剌翼戴元祖於微時泰赤烏之難微夫人之力幾不免繼又讀虞文靖黃文獻兩公集乃知遜都思

氏之文獻非盡無徵特明初修史諸臣於實錄之外惟奉蘇氏名臣事略爲護身符其餘更不采訪遂使世家汗馬之勛多就湮沒爾厥後金華竄死烏傷非命毋亦作史之孽歟

## 跋元祕史

元太祖剏業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迹最疏舛惟祕史敘次頗得其實而其文俚鄙未經詞人譯潤故知之者尟良可惜也元之先世譜系史亦缺略據祕史乃知太祖之大父葛不律始自稱合罕史稱葛不律寒寒當爲罕方與它文一例葛不律歿遺言以叔父之子俺巴孩代領其衆是爲

泰赤烏氏即史所稱咸補海罕也俺巴孩爲金人所殺諸部又立葛不律之子忽都剌爲合罕此皆元史所未詳也太祖少與泰赤烏有隙爲泰赤烏所執欲殺之太祖伺守者隙逃去鎖兒罕失剌匿之家乃得免鎖兒罕失剌者赤老温之父史既不爲赤老温立傳而鎖兒罕失剌之事亦不著於本紀亦闕漏之甚者也蔑兒乞部故與烈祖有怨聞太祖在不兒罕山襲掠之虜夫人宏吉剌氏太祖求救于克烈王罕王罕資太祖兵與札木合兵擊之悉收其所掠太祖遂與札木合營札木合者太祖之疏屬太祖幼時同嬉戲稱安荅者也居歲餘札木合復疑之乃乘夜

去諸部多棄札木合從太祖者遂議立太祖爲成吉思合罕紀皆不書而忽書麾下搠只與札木合部人構怨一事繫于帝方幼沖云云之下此大誤也當太祖幼時勢甚微弱賴王罕札木合二人假以徒衆羽翼漸成始立名號紀但云丙寅歲羣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不知成吉思罕之號蓋已久矣其後遣使誚責按彈火察兒等謂昔者吾國無主汝等推戴吾爲之主者正指此事也先稱合罕者一部之主後稱皇帝乃爲羣部之主豈可略稱罕一節而不書乎紀又云哈荅斤部散只兀部朶魯班部塔塔兒部宏吉剌部聞乃蠻泰赤烏敗皆不自安會于阿雷泉斬白

馬爲誓欲襲帝及汪罕宏吉剌部長迭夷恐事不成潛遣
人告變帝與汪罕逆戰于盃亦烈川大敗之其下文又云
宏吉剌部欲來附哈撒兒不知其意往掠之於是宏吉剌
歸札木合部與朶魯班亦乞剌思哈荅斤火魯剌思塔塔
兒散只兀諸部會於犍河共立札木合爲局兒罕盟于禿
律別兒河岸誓畢驅士卒來侵抄吾兒知其謀以告帝帝
即起兵逆戰破之札木合脫走宏吉剌部來降據祕史則
此兩條本是一事當時從札木合者實有十一部立札木
合爲罕將以拒王罕與太祖也而乃蠻泰赤烏之敗則在
札木合等散去之後紀所書傎倒複沓皆不足據論次太

祖太宗兩朝事迹者其必於此書折其衷與

跋元聖政典章

此書題云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凡六十卷首詔令次聖政次朝綱次臺綱次六部書成於至治之初故稱英宗爲今上皇帝也其後又有至治二年新集條例三冊仍冠以大元聖政典章之名前後體例俱凖舊式而不分卷第予初至都門聞一故家有此書往假讀之祕不肯示後十年吾友長洲吳企晉以家藏鈔本見贈紙墨精好如獲百朋追憶往事不勝獨孤東屏之歎

跋元氏略

攷氏族於遼金難矣而於元尤難遼惟耶律蕭兩族金雖有白號黑號之别然皆繫姓於名猶不至混淆元之蒙古七十二種色目三十一種但以名行不兼稱氏讀史者病焉秀水萬孝廉循初撰元氏略汪吏部康古亟稱之予假觀殊不逮所聞如罕祿魯郎哈剌魯北庭郎畏吾唐兀郎西夏循初皆析而爲二泰定后八八罕氏本瓮吉剌氏非别有八八罕氏姚燧撰阿里海牙碑云妣夫人獨堅呼突盧夫人帖力闍復撰廣平王碑云夫人抄眞夫人禿忽魯皆稱其名而誤以爲氏又阿剌瓦而思之曾孫阿合馬與姦臣傳之阿合馬本二人而誤以爲一且其取材自正史

而外不過滋溪蘇氏南村陶氏兩家蒐艸剏而未及成書者也

## 跋通典

杜岐公撰此書於貞元中故稱德宗爲今上而州郡篇書恒州爲鎭州且云元和十五年改爲鎭州此後人附益本書於恒字初不避也刑制篇十惡六曰大不恭注云犯廟諱改爲恭按唐諸帝無名敬者前卷卽有大不敬字讀此一條乃宋人傳寫添入非本文也州郡篇改豫州爲荊河州或稱蔡州改豫章郡爲章郡括蒼縣曰蒼縣皆避當時諱今本或於荊河下添豫字又有直書豫州豫章者皆校

書之人妄改也書中虎牢皆避諱作武牢而州郡篇汜水縣下直書虎牢且有獲虎字又如韓擒虎或作擒武或作擒虎（俱見州郡篇）仕宦不止執虎子或作獸子（卷五十四）或作虎子（卷二十一）皆後人妄改又改之不盡也

## 跋唐大詔令

予讀唐書十一宗諸子傳嘉王運貞元十七年薨而德宗紀貞元十七年文宗紀開成三年兩書嘉王運薨疑其必有一誤古稱三占從二則以爲貞元者或可信茲讀寶曆元年南郊赦文有云亞獻嘉王運終獻循王遹各賜物一百匹則敬宗時嘉王尚无恙其薨年必在開成而斷非貞

元可淡信而不疑矣史傳中重複踳譌若此者甚多顧炎
所得唐人文字而悉爲疏通證明之耶此書凡百有卅卷
缺第十四至廿四第八十七至九十八四庫書目所缺正
同世閒葢無足本矣

跋皇祐新樂圖記

皇祐新樂圖記三卷朝奉郎前尚書屯田員外郎輕車都
尉賜緋魚袋阮逸承奉郎守光祿寺丞充國子監直講同
詳議修制大樂胡瑗奉聖旨撰總敘詔旨篇第一律呂圖
第二黍尺圖第三四量圖第四權衡圖第五鎛鍾圖第六
特磬圖第七編鍾圖第八編磬圖第九晉鼓圖第十三牲

鼎圖第十一鸞刀圖第十二每圖系以說皆標臣逸臣瑗名宋史藝文志但題逸一人而已樂志皇祐五年九月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諫省府推判官觀新樂并新作晉鼓乃以瑗爲大理寺丞逸復尚書屯田員外郎蓋此書進御之後瑗由光祿丞轉大理而逸亦敘復前官也儒林傳皇祐中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興作樂事歲餘授瑗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太常寺丞與樂志異太常殆大理之譌與

跋大金集禮

大金集禮四十卷周漪塘黃蕘圃兩家抄本皆云卷十二

至十七元有闕文又卷廿六卷卅三元闕今撿弟十弟十一兩卷係夏至祭方丘之儀篇中有云如圜丘儀則此兩卷之前已闕圜丘儀矣其目錄次序恐未足信此書雖無序文不知纂輯年月要必成於大定之世故於雍字稱御名而不及明昌以後事獨補闕文一葉有明昌承安泰和及世宗廟号蓋後人取它書攙入非集禮元文也

## 跋職官分紀

富春孫逢吉彥同職官分紀五十卷蓋因楊侃職林一書而廣之雖爲四六家隸事而作然所載元祐官品令亦攷官制者所宜采也秀水朱氏潛采堂鈔本今歸吳門周漪

塘氏辛亥秋借讀一過恨當時鈔手不精烏焉亥豕之譌難以究詰第三十八卷內錯簡予以意改正幾於天衣無縫不覺拊掌稱快邢子才云日思誤書更是一適非虛語也

## 跋宰輔編年錄

宰輔編年錄二十卷起建隆庚申訖嘉定乙亥首尾畡備永嘉徐自明所撰寶祐丁巳子居誼知永福縣鐫板縣學序之者寶章閣學士陸德輿龍圖閣學士知西外宗正事趙口口集英殿修撰陳昉福建轉運判官章鑄凡四人予家所藏則明萬曆戊午河南督學副使呂邦燿刊本也自

明字誠甫號慥堂官太常博士終零陵郡守予讀都氏練川圖經載南宋知縣有金華徐自明與誠甫同姓名而籍貫異計其時代亦稍後葢別是一人猶之知嘉定縣者有錢塘楊萬里非誠齋也知平江府者有永嘉陳均非平甫也知南海縣者有晉江王應麟非厚齋也

## 跋翰苑羣書

洪文安公翰苑羣書於唐宋學士題名搜訪幾備所闕者唐僖昭以後三十餘年宋熙寧以後六十年若淳熙以後則留以待後人之續入者也予曾於永樂大典中鈔得中興學士院題名則自淳熙至嘉定卌餘年閒詞臣拜罷姓

名悉具當取以補此書所未及唯熙寧至靖康寶慶至德祐紀載闕如攷諸正史稗官及名人文集尚可得什之六七假我數年當補綴成之以備玉堂故事聊附數言以當左券

## 跋麟臺故事

宋時翰林與館職各有司存錢文僖之金坡遺事李昌武之翰林雜記洪文安之翰苑羣書何同叔之中興學士院題名此翰林故事也宋匪躬之館閣録羅畸之蓬山志程俱之麟臺故事陳騤之中興館閣録此館職故事也館職亦呼學士乃儕輩相尊之稱如武臣例稱太尉耳非真學

士也翰林掌制誥館職典圖籍班秩不同職事亦異然館職之名亦再變宋初沿唐舊以昭文國史集賢爲三館昭文有學士有直館集賢有學士有直院有校理史館有修撰有直館有校勘學士不常置自直館以下皆館職也太宗時又建祕閣設直閣校理校勘與三館並列故有館閣之稱元豐改官制罷三館職事歸之於祕書省其官曰監曰少監曰丞曰祕書郎曰著作郎曰著作佐郎曰校書郎曰正字自丞郎以下皆爲館職矣若元豐以前校書正字著作但爲虛銜其秩甚卑州郡幕僚與知縣皆得帶之非若後來之清要也前後官稱既改後之言官制者漫不能

辯因讀此書爲略敘之唐時嘗改祕書爲麟臺故北山以名其書

跋中興學士院題名

唐時翰林爲掌制之地選工於文學者以宅官入直無不除學士者其久次則爲承旨學士職要而無品秩當時但以爲差遣非正官也宋初亦沿唐制太祖太宗朝間有以宅官直學士院者然不常設元豐改官制以後學士之名漸重於是有直學士院權直學士院翰林院權直之稱南渡以後眞除學士者益鮮矣新唐書云學士無定員然白居易詩已有同時六學士之句五代會要載開運元年勑

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舊分爲兩制各置六員是唐五代皆以六員爲額也宋初學士亦六員至和初劉沆爲相與領溫成皇后喪事以王洙同其越禮建明員外用之其時學士遂有七人南渡學士不輕授多以宅官直院然在院不過二員或三員其員額不審何時裁省史家失於討論亦疏漏也後讀洪文安翰苑遺事稱元祐元年七月詔從承旨鄧溫伯之請學士如獨員每兩日免一宿候有雙員即依故事則其時學士之員已不多矣

## 跋兩房題名錄

兩房題名錄者眞定梁維樞所撰明時部院寺監諸司皆

有題名碑內閣在禁地故題名闕焉維樞始攷而錄之又以閣臣之屬有中書舍人有翰林典籍亦有以宅官入辦事如徐叔明歸熙甫者故以兩房該之云中書舍人在唐宋爲詞臣之榮選與學士對掌內外制謂之兩制明太祖罷中書省而別設中書科主書寫誥勅秩正七品其後又有文華殿中書舍人主書寫扁聯武英殿中書舍人主繪畫而內閣亦有中書舍人若古之省掾葢其時稱中書者凡四而中書科則三甲進士以選授大臣子弟以廕授舉人有軍功者亦間授焉四者之中較爲清選兩殿舍人則考授者少納粟者多而武英之選尤輕內臣得而統屬之

兩房則有撰文辦事之分舉人監生譯字生皆得考授而進士亦間有授者嘉隆以後閣權重而中書亦或倚以作姦由於出身之濫也我

朝康熙初始專用進士舉人試而後授由是資望出中書科之右而躋九列登方面者彬彬然盛矣大昕以

召試登薇省從前輩盧召弓假得此書鈔而存之因題其後

跋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

此元統元年進士錄錄前嘗有讀卷監試執事各官銜名今惟存監膳供給口造公服數人餘皆失之矣是年歲在

癸酉以十月改元故列傳或書至順四年其實一爾元旨
延祐設科賜進士五十有六人嗣後遞有增加無及百人
之額者是科增至百人史家以爲科舉取士莫盛於斯者
也廷試進士例以三月七日是年順帝以六月卽位故廷
試移在九月三日此亦當書於選舉志者得此可以補元
史之闕是榜蒙古色目五十人漢人南人五十人右榜弟
三甲弟十名字彥輝而名殘缺末筆似歹字曳腳以元史
忠義傳證之當爲塔不台台與歹元人多通用㦲亦與暉
同也李齊貫保定路祁州蒲陰縣匠戶而史云廣平人丑
閭貫昔寶赤身役唐兀氏而史云蒙古氏皆當以錄爲正

榜中有兩丑閭兩脫頴敏安達爾與明安達耳音亦相同
蓋元人不以同名爲嫌故其時秦王伯顏方專政而進士
亦有伯顏也此百人之中元史有傳及附見者凡十人余
闕月魯不花李齊聶炳塔不台明安達尔丑閭皆以忠義
彪炳史策而成遵之政績張楨之讜直李文公謙之文學
亦卓卓可稱此足以徵科舉得人之效矣